

們友朋的念紀可

作等若沫鄒 心冰

二第 此處 映心



可紀念的朋友們

冰心等作

紀念心情
堪見友人善良的心

晨光出版公司總經理

上海哈爾濱路二五八號

目 錄

一個善良的友人	巴金
我的良友	冰心
三函良友	老舍
鼓勵者	艾蕪
播種者	沙汀
記 Y 君	茅盾
字，字，字！	洪深
下鄉去	郭沫若
十八世紀移植來的他	魯虛白
記憶裏的花朵	靳以

一個善良的友人
巴金

(紀念終一兄)

一

今天在路上看見一個背影跟你很相似的人，我幾乎要叫出你的名字，可是我立刻想起你已經在三個月前離開這個世界了。

這大半年來，我的生活特別亂，我的心特別煩。過去的每個日子都給我帶來新的追悔，新的苦惱，「生命的浪費」的感覺壓迫着我。我像是一個被判定在監牢裏憔悴一生的囚人，我不敢用思想，我怕觸動我對於無法達到的東西的渴望。我又回到寫「靈魂的哀號」的時代了。（你一定記得十三年前我在你住的那個小小公寓裏寫的那篇短文吧。我知道你那善良而敏感的心對朋友的任何事情都不會忘記的。）可是那時候我還有我的一支筆，可以整天寫出我心裏的話，現在我有的却是那無數瑣碎的事情。我無法擺脫牠們。我始終絕望地掙扎着，我在同牠掙扎。這時候我多麼需要友情的安慰和鼓舞。我想找個機會去你那里同你暢談一兩個整夜，因為在朋友中你是比較了解我而又願意聽我發牢騷的人，正如你自己所說，你「一直在繫念着」我，而且恐怕再沒有像你這樣繫念着朋友的人。並不是

我沒有機會。我知道你隨時都歡迎我去。還是那些雜事耽誤了我。於是我等着你進城，你十一月廿九日的信裏還提過，「不久就要進城『就業』」的話。我一直在等着……等着。可是一月十八日早晨我突然在報紙上看到了你的死訊。是用小五號字排的，不過短短的三四行。我不能相信那是關於你的消息，你不能用這模糊的鉛字的痕跡和朋友們告別。然而過了三個鐘點，同你住在一個地方的友人乙兄的快信到了：

「終一今晨三時二十五分長逝於江蘇醫院，因醫院不能久停，無法俟友好齊至一瞻遺體始行安葬，爰定後日（十七日）上午九時落土。心痛筆重，容緩詳告。」

一切可能的疑惑和希望都消滅了。想不到一張薄薄的信箋却能够毀滅那麼多的東西。「死！」我腦裏只有這一個字。朋友，這次真是永別，你竟然一聲不響地悄悄走了。這封短信在郵路上走了四天，我到十八日下午才看到牠。我趕到你長眠的地方，却只能看見一環新土和兩個紙製花圈。花圈上貼着白紙條：「終一先生千古……」除了你的名字，再沒有什麼東西使人相信躺在這鬆鬆土堆裏的會是你本人。那是一個斜坡，旁邊有兩座簡單的墳墓。不知道是怎樣的人做了你的隣舍。你躺在那裏應該是多麼寂寞。

我在你墓前站了五分鐘光景，我沒向你說一句話，或者行一個禮。我默默地跟着朋友們走到渡口去，要是在一個月前你（）會跟我們同去的，可是現在我們却撇下了你。十四年的友誼就這樣夢也似地結束了。離開那個地方的時候，我在心裏暗誦着你從前寫給我的那句話「我們無端的相聚又無端的別離了。」

無端！難道這真是無端的麼？

一一

就在這一天的晚上，我睡在江的彼岸，半夜裏風敲着窗，窗門被吹開了，寒氣從洞開的窗戶撲進來，把我從夢中驚醒。屋子裏一片黑，外面是砂上飛舞的聲音。我不能睡。寒風從四面八方襲來。身子的顫抖使我的頭腦特別清醒了。我想到躺在土裏的你……那個光禿的斜坡，那些經不住風吹雨打的鬆鬆的土塊……最後我想到這天傍晚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你臨死的情形。

「他真是太善良了，他一直到死都不願意麻煩別人！」那朋友嘆息地說。「我從沒有

見過像他這樣善良的人』，他的太太說着，眼圈已經紅了。我蜷縮在被窩裏，一邊低聲重複着這樣的話，一邊流着眼淚。

只有在這時候我才知道我的損失是多麼地大。我失去了一些永遠找不回來的東西，一些我應該珍惜卻沒有好好珍惜的東西。在我們相識的十四年中間我不知錯過了多少次和你相聚，和你通信的機會，我沒有好好地認識你，純白的心靈，我也沒有盡我的力幫助你同疾病，同困苦掙扎，我也沒有盡我的力幫助你安排一個較好的生活。我給你的只是一些空話，一些不能實現的希望。一直到你死，我沒有能給你一點安慰，減輕你一些寂寞和痛苦。作爲一個朋友，我是辜負了你的信賴了。

三

在這不眠的寒夜裏，我重溫着我們十四年的友情。在這動亂的，漫長的十四年中間，我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興衰，我忘記了不少的事。可是我們相識，相聚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我回想着，回想着，我的心慢慢地溫暖起來，黑夜也逐漸淡去，你那溫和善良而帶蒼白色的面顏出現了，還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帶痰的咳聲，關切的問詢。這一切彷彿是永不會改變的東西。從最初的相識到最後的會晤，我沒有看見你改變過一點，甚至不治的痼疾，甚至人世的^苦辛，都不曾毀損了你的面容和心靈。

「九·一八」事變的前幾個月，我去南京訪乙兄，在成賢街一個小樓上我們第一次見面，沒有經過第三者的介紹，我們各人說出自己的名字。我讀過你的文章，你也讀過我的。我等候乙兄的兩點鐘裏面，我們談了將近一百分鐘。這不是普通的寒暄，這是肝膽的披瀝，心靈的吐露。我沒有談起我的過去，你也不會說到你的身世，可是這天傍晚我們握手分別時，却像是相識數十年的老友。

過了一天我便回到上海。我們中間信函的往返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當時你正代一個朋友編輯一份文藝雜誌，我做了這雜誌的長期寫稿人。每個月在一定的日期我為你寄出一個短篇。你收到我的稿子，總是老實地寫出你讀後的意見，有時也不客氣地指摘我的弱點和錯誤。這態度，這習慣，你一直到死前兩個月還保持着，雖然你早已不做雜誌的編輯

了。去年十月我的「憩園」出版，你還是牠的一個精細的讀者，你甚至爲我指出那書中的一個「小毛病」（你客氣地說，那是「小毛病」），我和別的一些讀過這小說的朋友却都把他看漏了。

有一次我寄你一篇「我的眼淚」，這小說是爲了紀念那個被稱爲「二十世紀最優美的精神」的意大利賣魚者寫的。你第一封信向我敍說了你的感動，可是接着又來了第二封信，你憤慨地告訴我你爲了我這篇文章同雜誌社負責人發生了爭執。第三封來信說負責人已經讓步，不再阻止這文章的發表了，却只要求將稿子壓一期付排，你還預備以去就力爭要我的小說早與讀者見面。我感謝你對朋友的熱誠和做事的認真，可是我不願意你爲這小事就放棄你的工作。另外寫了一個短篇，在第二天就給你寄去。這是我收在「短篇小說第一集」裏的「未寄的信」，牠佔據了「眼淚」的地位。但「眼淚」在下一期雜誌上也居然堂堂地與世人相見了。你應該是我見過的一個最有責任感的編輯。後來我又爲你的雜誌寫了一個長篇「雨」，可是牠只刊出一半，你就因病或者因爲別的事情離開了雜誌社，離開了南京。從這時起我就沒有看見你的名字印在任何文藝刊物上面。

「一·二八」滬戰爆發的那夜晚，我正在由京開滬的火車裏面，車子開到丹陽又折回南京，使我在那里同你多聚幾天。在我那篇「從南京回上海」裏我這樣寫着：

「……下午醒來，到一個朋友那里去。朋友看見我便驚喜地說：『原來你回來了！我們正在替你擔心。』我很感激朋友的關心，但我看見桌上一張新民報號外，我的心又被沈重的石頭壓住了……」

「看這情形，上海是沒法回去了，天津恐怕也危險，你預備在南京多住幾天吧，住旅館不方便，還是搬到我這里來住好些，」這是朋友的殷勤的勸告，在平時這樣的話我是很喜歡聽的，這時牠們却把我的希望殺死了……

在朋友那里談的只有憤激的話，苦痛的話。朋友也是一個有心而無力的人，他的身體比我的壞。他有着肺病，最近還吐過血，他是需要靜養的，和他多談話，只有增加他的苦痛。我已經看見他的沒有血色的臉上怎樣燃起了憤怒的火，他的一隻握着報紙的手怎樣拘攣着。然而他和我一樣，我們能够做什麼呢？我們的口只能在屋子裏叫，我們的手只能拿筆……」『（「控訴」）』

一個星期以後我安全地回到了上海。你不久也到了北平。

這年九月我去北平看你，我在你那個小小公寓的小小房間裏住過幾個夜晚。那時你新結了婚，但好像你讓你太太住在岳母家，你一個人睡在公寓裏養病。還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只是精神也較差一點。

關於這次的相聚，你寫過一篇短文。你寫着：

「記得你來的時候你會那樣關懷地問：

「在這裡，聽說你同着你的妻。」

「是的，現正，我和她兩個人。」

我誠實地回答你，可是我聽了自己的答語却覺得有些奇異，從前我是同你一個樣的：跑東跑西，總是一個單身的漢子。現在，我說「我同她兩個」——竟這樣的自然而平易！

你來的那天白日，她便知道她的寂寞的丈夫還有一個孤獨的友人。直到夜晚她才喘噓噓地攜來了一床她新縫就的被子。

我為你介紹着說：

「這就是我的朋友；這就是你適才所提到的人。」

那夜她臨走的時候我低低地問：

「一張床，我和朋友應當怎樣息呢？」

「讓他在外邊，你靠裏。」……

朋友，你在我這裡宿了一夜，兩夜，三夜……我不知道那是偶然，是訂定，還是我們彼此的心靈的安排？

有一次你似乎把我從夢囈中喚醒，我覺出了我的兩頰還是溼濕的。我幾次問你：「安，你總是說好，可是夜間我明明聽見了你在床上輾轉。……」

（「寄健康人」：一對石球）

你把這篇文章題作「一對石球。」那對有着紅色斑點的石球是我在頤和園裏買來的，我打算把牠們帶回上海，却忘了在你那間小屋裏。你說要給我寄去，我更願意把牠們作為紀念物留在那裏。那次在北平我玩了好些地方，却只有兩次拉着你和太太同路。一次是

遊三殿，你們讓我一個人進去，却坐在進門處石階上等候我。你喘着氣告訴我你委實沒有力量走到裏面去了。你那時身體似乎很壞，連走路都很費力。你整天就坐在公寓裏安靜地挨着日子。還有一次，我們坐車去看電影，到了戲院門口，你用力拖住我，好讓你太太去買了票。我知道你的性情，我必須讓你那願意使每個人歡笑的心靈得到滿足。從電影院出來我又跟着你們到附近一家廣東酒樓去。我默默地看着你們夫婦紅着臉（病態的紅），帶着歡笑張羅一切，我臉上露着笑，心裏却只想哭。我也許只是一個卑微不足道的利己主義者，可是在這一刻我却願意拿我一生的時間來換取你們的健康。我不能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我活着不就是在浪費我的生命。

酒澆在我痛苦的心上，我醉了。回到公寓裏我不想說話，我却拿出稿紙寫起我的「靈魂的哀號」來。

第二天下午我離開了北平。你扶病送我到車站，你太太也去了的。開車的時候我從三等車廂裏伸出頭來，你們還站在月台上頻頻對我揮手。我萬想不到這一別就是三五年，而且我永遠見不到你那位好心的太太了。

在車上我想起了幾句話，一到上海我就把他們寫了給你：

『我無端的來，無端的去。打擾了你們好幾天，分享了你們一些快樂。我帶走了一些東西，也許還留下一些東西。可是過去的終於過去了。……』

第二年秋天我又去北平，但你們已經回到南京去了。在一篇短文裏我這樣寫着：

『火車在細雨濛濛中離開了浦口，時候是十一點鐘。我沒有留我的腳跡在南京，我是有遺憾的。……尤其使我罷念的是那個染着不治之疾的朋友和他的夫人。他最近還寫信給我說：「只要在我得到一刻沈靜的時候，我便追懷着你：我是漸埋漸深的成了一個泥人了。我常常希望因爲有痼疾而早結束了我的生命。」去年我在北平承他款待了我一個多星期（這中間我在城外朋友處住過兩三天），和他在一張床上度過了那些夜晚，聽了他許多次的咳聲和夢囈。我帶走的他的印象到現在還沒有褪色，依舊像去年那樣地鮮明：心靈的純潔與偉大，「只有他可以受這個評語。我知道，但沒有人了解過他。他如今是在艱苦的生活的鬥爭裏，社會的輕蔑的眼光下面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每火我讀着他的混合着血和淚的散文，我的全個心靈都被擾亂了。我常常在

心裏狂叫着：他是不能夠死的，他應該活下去，強健起來，去享受生活裏的幸福。但誰能够使這願望實現呢？……」（「旅途隨筆」：三等車上）

沒有人回答我這個呼籲，後來連我自己也在忙亂的生活中也忘了常給你去信。我只寄過你兩三冊我著譯的書，「秋天裏的春天」便是其中的一本。這應該歸罪於我，因為你困居南京，實在追不上我的腳跡。

但是在我去日本的前兩夜，我還有機會在上海一家公寓裏同你相見。記得你那時剛從南京來，暫住在一個朋友在公寓裏定下的房間。小小的屋子裏已經坐了四五位客人，他們應該是那朋友的友人吧。裏面有一個偶爾在雜誌上發表一兩篇短文的作家，我平日極討厭他。看見他那油滑的面孔，我無法和你談話，在那個不通氣的房間裏坐了不到半點鐘我就匆匆告辭走了。我沒有對你說明我匆匆告辭的原因，正因為「匆匆」，也忘了向你討一個通信地址。

第三天早晨，淺間丸載着我向橫濱駛去。三天後我到了那個地方。在那個島國的居留期中，我改換了我的姓名，除了兩三個朋友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從這時候起整整有二十

二個月我們沒有通過信息。我失去了你的地址，你也不知道我的蹤跡。

然而兩年以後，一個秋天的傍晚，我在上海意外地接到了你的信，我認出你的字跡，高興地對自己說：『我又找回他了！』可是拆開了信，我看到的却是這樣的話：

『……你還記得在南京，不，在這個廣大世界上，有一個你繫念過的人，你會爲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生活……並且他也一直在繫着你。病沒有使他滅亡，還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就是你曾經把一對石球遺忘給的那個人，也是寫了一對石球寄給你的那個人。

朋友，五年的時光一霎間的過去了。如今除了我還在繫念着我的幾個私自景仰，私自嚮往的友人之外，怕再沒有如我這樣的在繫念着我的友人了。我是一無所有的。你所希望於我的，生活下去，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條荒涼的寂寞的路程。

朋友，你還記得你一度闖入我們蜜一般的生活圈裏：不但不會把你看作生客，還把你當作蜂主，當作長老的我們麼？一個人小心翼翼的爲了你抱了新縫的被來，一個入誠懇懇地留着你抵足而眠麼？那一個是你知道的祖英，也許經過了五年你早已把

她忘記了。她是一直的和我在一起，她是一直的和我一樣爲生活而苦苦掙扎，她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經死去了，她想掙扎再也不能掙扎的向生活永訣了。

想到那些日子，纔是我們生活的日子，想到那些日子裏有過你，我們生活的日子纔彷彿有過記錄。現在什麼都完了，祖英一死，連那些生活裏有過記錄的日子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沒有一個人談起了。

想到前年秋天她每天給我讀一節你贈我們的「秋天裏的春天」，我們每每隨聲對泣。愛巴達查爾師，又怨他。誰還料到祖英死後我再對你提起這個書中人物呢？

祖英臨死的時候還說：她死我將是世界上最一個飄泊的人，我飄到什麼地方去，又爲什麼飄泊，就沒有給我接話，連我也不知道！正因爲我是一個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我想我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打擾你了，我想着祖英，想着你，想着我還有自由可想的人……我就這樣地再可以生活下去了嗎？你該應我一聲！」

我讀着這封信的時候，另一個和你相熟的朋友正坐在我旁邊，他也是兩年多沒有得到

你的音信了。我把信拿給他看。我們默默相對，許久都講不出一句話。

我回想着那個紅紅臉的年青主婦的面影，我暗暗地問自己：這不是夢麼？爲什麼應該她這麼年青的離開這個世界？

可是這一次我們不能再沉默了。我立刻回了你的信。我盼望着明年的春風會給你煽起生命和烈焰，給你吹散苦痛的回憶，使你能够強健的活下去。

那個朋友也給你去了信，他當時正在上海編輯一份純文藝月刊，要你寫點稿子來。你並沒有寄過文章，可是我們的通信却不曾間斷過，並且一直繼續到「八·一三」。

那個朋友在北平住得比較久。有一次我們談起你，他才告訴我，你在北平還有一個老家。你住在那個湖南人開的公寓裏的時候，你家裏人知道你在北平，却不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後來你父親去世，你兄弟登報找尋你，你纔回到家裏去主持你父親的喪事。那個朋友就是在你的老家裏和你第一次見面的。

你始終沒有和我談到你的身世和你的家庭，我也始終不知道你有着一個什麼樣的過

去。可是從那朋友的口中知道你還有一個老家以後，我不久又讀到你的一篇題作「棘人及其他」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早已寫好，早已發表了的，可是這時我才讀到牠。讀你的文章彷彿在聽你談話，親切、溫柔還夾雜了一點哀傷。

「我這次回到家裏，已經隔了好幾個寒暑。到家的那天距父親的死已是六天了。倘使我在六天之前歸來也許在父親衰老的臉上還弛下一條笑紋，在將要模糊了的腦中添一個還存在的兒之印象吧……」

幾年前我離開這無母的家，幾年後我又回到這沒有父親在的家了。

父親躺在漆黑了的棺裏，弟弟被滿頭滿身的縞素包裹着……

父親生前到學校用的書包還原封攔在他的房裏，所有的父親用的東西也都統統鎖在一起。……』(「寄健康人」)。

這篇文章寫成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一月」。雖我們那次在北平的相聚不過三個月光景。三個月！這麼短的時期，你的生活裏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我却無法在你的信函裏找到一句與它有關的話。爲什麼保持沉默呢？雖然這篇文章告訴了我一些你沒有對我講過的事，

可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你爲什麼脫離家庭。這中間也許有着一段痛心的故事。但你爲什麼不讓做朋友的分担一點你的痛苦？

現在你抱着你的痛心的「祕密」到永恆裏去了。那裏有你的妻，你的母親，你的父親，希望你能到在那裏找到一個溫暖、和睦的家吧。那麼過去的就該讓它靜靜地過去。

抗戰的第二年，我在廣州遇到乙兄，從他口裏打聽到你的通信處。我寄了一封信到桂林去，不久你的回信來了。是一封短短的信。可是你告訴了我一些我願意知道的消息，你活得相當強健，體力和精神都比從前好多了。你甚至興奮地說起渴望看到抗戰的勝利。

但是這封信帶給我的快樂並沒有繼續多久。敵人在大亞灣登陸，接着廣州淪陷，我和幾個朋友沿着西江輾轉到了桂林。

到桂林的第二天我就在一家北方飯館遇見了你。還是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蒼白的面顏。你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可是我覺得你人胖了一點，氣色好看一點，精神也

好了一點。我的眼睛證實了你的話，我當然高興。你還告訴我，你現在能吃能走，還可以陪我去很遠的路，遊遍桂林的山水。

這以後，你果然陪我玩了不少的地方。在這個古城裏我們常有聚談的機會。後來你決定離開廣西時，爲了等候使車，你會搬到我的寄寓裏，同我們過了好幾天愉快的日子。我說「我們」，因爲當時在一塊兒聚談的還有一個「害怕過橋的少女」，她同你還是在那個古城裏第一次相見，可是她不久就對着拾來的炸彈片爲你編織絨線背心了。在「希望者」中你稱她做「一個好心的孩子」。這些年來她一直沒有把你忘記。現在她作了我的妻，也作了你一個永不相忘的友人，前天她還捧着「眷眷草」垂淚，她一定在追憶漓水邊上的美麗的日子，那些連炸彈同大火都不能使它們褪色的光彩的日子吧。

一別又是兩年。這中間我走過不少地方，你也走過不少的地方。可是後來我們終於在一處碰到了。那是重慶——北碚——北溫泉：這三個地方，現在都還保存着我們的腳跡。

這次你還是沒有一點改變，或者你故意不讓我看見你有什麼改變。我相信你的健康在逐漸恢復，我相信我們還有够多的聚首的機會，我堅決地相信着未來，也相信着在「未來」裏我們可以在一起過着較理想的生活。在這時期我開給你的不兌現的支票更多了。（在前一個時期我逼着你寫文章，却只爲你印過四本小書）。我給過你不少的希望，却終於看着它們一個一個地毀滅了。我三次來重慶三次和你在北碚見面同遊北泉，都沒有能夠幫忙你減輕一點你心靈的痛苦的重壓。（我不說「物質」，因爲你的生活原是那麽簡單）。尤其是最近這一次——我動身來渝的前一天在貴陽先後遇見你兩位老友（Z兄和H兄）。他們都同我談到你。一個說你的身體還可以支持（他用了「拖」字）若干年，一個說，你漸漸地逼近險境了。我說去渝後一定設法爲你安排一個較好的生活。可是在北碚看見你時我給你的還是一個空的希望。你對朋友始終無所要求。每次同遊北泉，都是你殷勤款待。你爲朋友，可以捨去你最後的汗衫。我存在上海的行李中還有你在桂林送我的一件毛衣（我從桂林穿到上海，就沒有能帶出來），是一個時期它曾使我身體得到夠多的溫暖的。

如今你終於沒有得到朋友的幫助，靜悄悄地死了。活着你沒有麻煩朋友，臨死你也沒

有麻煩朋友。(註一)你病，我不知道，你死我沒有和你訣別。我未能到病床照料你的病，也未能送你棺木入土。十四年的友情就這樣靜悄悄地結束了。想起你去年八月十二日夜間寫給我信裏那一段話：

「你說了我的話：我們幾個朋友終於有一個時候可以長久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的。戰時我們分別或同住在帳篷裏，戰後我們更要建造一條船，一個小舢板也好，一齊在裏面當作家，不只是家，恐怕還要渡過一面風不平浪不會靜的大海，操作着，努力着，駛向我們真要嚮往的一個港灣，或一片處女地去。我的身體也許不會支持太久了，但是我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念頭。……」

說這些話時，他正處在渺茫呵！」

還有十一月十六日他寫我的信：

「我現在希望着你的希望。」

要放我的這一顆心！你對我的希望，

你的善良的寬恕一切的心已經在土裏得到

不知道應該怎樣

自己麼？

着的我是得不到安息

的。我每想到我那些沒有兌現的空頭支票，
怎能熬得住那長期的苦刑！

一時的希望，我的心

四

風靜了。我的四周是一片死寂。夜涼得像水一樣。黑暗中閃起一股灰白光。我知道寒夜快到了盡頭。我的回憶也到了盡頭。這短促的兩三點鐘裏我經歷了四年中的聚散和悲歡。現在這一切都得跟着寒夜逝去了。在那光禿的斜坡上，在經不住風吹雨打的鬆鬆的土塊下，人們埋葬的不只是你的遺體和那些沒有實現的希望，還有我過去十四年的歲月。那應該是我一生中最美麗的日子。青春，熱情，理想，勇氣，快樂……那些編幻夢的年齡……它們已經跟着可以爲我印證的友人同逝了……

想到這，我只有痛哭。

但是終一兄，我不是在哀悼你，應該哀悼的倒是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那損失是永遠不能補償的了。

永別了，我純潔善良的友人。聽說你在病中說過，你不願意死，不應該死。是的，你是不會死的。你——我們，你給這世界，留下了八本小書。（註二）那些「洋」溢着生命的呼聲，充滿着求生的意志，直接訴於人類善良的心靈的文字，那些有血有淚有骨有肉，親切而樸實的文章，都是你的心血的結晶。牠們會隨着明星長存，會伴着人類永生。

記得你說過：

「惟有愛才是向榮的，正當的，幸福的。」

又說：

「我銘感着人間還有薰風，還有靈雨，還有同情，還有自然的流露，還有愛。」
你說了真話。正因為這樣，你的充滿了愛的心便不是那不治的疾病所能毀滅的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八日追記

（註一）你病中不讓人為你寫信通知朋友，就是在病中，適當的照料使病勢加重時，你也保守緘默。（聽說有一次你叫了一夜口湯，助纒得到一杯水喝。）後來么兄知道你的病狀堅持着送你進醫院去，那時，已有充分的生命力，同那壓迫

了你多年的疾病繼續戰鬥了。

據說你一直到死並沒有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也沒有下一句告別的遺言。你死後臉上罩着和平的笑容，人看不見一點苦痛掙扎的痕跡。你靜死去的。你死後身邊還留着可以償付醫藥費的錢。並且你生前就已經把後事安排清楚，好像準備着隨時隨地死去，都不致煩累別人。

(註二) 晞露集(星雲)、寄健康人(良友)、歸客與鳥(正中)、廢墟集(文生)、夏蟲集(文生)、石屏隨筆(文生)、眷眷草(文生)、現代日本小品文(翻譯——中華)

我的良友

冰心

——悼王世瑛女士——

一個朋友，嵌在一個人的心天中，如同星座在青空中一樣，某一顆星隕落了，就不能去移另一顆星來填滿她的位置！

我的心天中，本來星辰就十分稀少，失落了一顆大星，怎能使我不覺得空虛，惆悵？

我把朋友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有趣的，這類朋友，多半是很淵博，很時永，縱談起來樂而志倦。月夕花晨，山巔水畔，他們常常是最賞心的伴侶。第二類是有才的，這類朋友，多半是才氣縱橫，或有奇癖，或不修邊幅，儘管有許多地方，你的意見不能和他一致，而對於他精警的見解，迅疾的才具，常常要不能自己的心折。第三類是有情的，這類朋友，多半是靜默沖和，溫柔敦厚，在一起的時候，使人溫暖，不見的時候，使人想念。尤其是在疾病困苦的时光，你會渴望着他的「同在」——王世瑛女士在我的朋友中，是屬於有情的一類！

這并不是說世瑛是個無趣無才的人，世瑛趣有餘而才非淺，不過她的「趣」和「才」都被她的「情」蓋過了，掩沒了。

世瑛和我，算起來有三十餘年的交誼了，民國元年的秋天，我在福州，入了女子師範預科，那時我只十一歲，世瑛在本科三年級，她比我也只大三四歲光景。她在一班中年紀最小，梳辮子，穿裙子，平底鞋上還繫着鞋帶，十分的憨嬉活潑。因為她年紀小，就常常喜歡同低班的同學玩。她很喜歡我，我那時從海邊初到城市，對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為她是大學生，就有一點不大敢招攬，雖然我心裏也很喜歡她。我們真正友誼的開始，還是五四那年同在北平就學的時代。

那年她在北平女高師就學，我也在北平燕京大學上課，相隔八九年之中，因着學校環境之不同，我們相互竟不知消息。直到五四運動掀起以後，女學界聯合會，在青年會演劇籌款。各個學校單位都在青年會演習。我忘了女高師演的是什麼，我們演的是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預演之夕，在二三幕之間，我獨自走到樓上去，坐在黑暗裏，憑欄下視，忽然聽見後面有輕輕的脚步，一隻溫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一個溫柔的笑臉，問：「你是謝婉瑩不是？你還記得王世瑛麼？」

魯忙中我請她坐在我的旁邊，黑暗的樓上，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都注目台上，而談話卻不斷的繼續着。她告訴我當我在台上的時候，她就覺着而熟了，她向燕大的同學打聽，證實了我是她童年的同學，一閉幕她就走到後台，從後台又跳到樓上……她笑了。說這相逢多麼有趣！她問我燕大讀書環境如何，又問「冰心是杏就是你？」那時我對本校的同學，還沒有公開的承認，對她却只好點了點頭。三幕開始，我們就匆匆下去，從那時起，我們就成了最密的朋友。

那時我家住在北平東城中剪子巷，她住在西城磚塔胡同，北平城大，從東城到西城，從津東一走就是半天，大家都忙，見面的時候就很少。然而我們都常常通信，一星期可以有兩三封。那時正是五四之役，大家都忙着討論問題，一切事物，在重新估定價值的時候，問題和意見，就非常之多，我們在信裏總感覺得說不完，因此在彼此放學回家之後，還常常通電話，一說就是一兩個鐘頭。我們的意見，自然不盡相同，而我們却都能容納對方的意見。等到後來，我們通信的內容，漸漸輕鬆，電話裏也常常是清閒的談笑，有時她還付我從電話中彈琴給她聽，我的父親母親常常跟我開玩笑，說他們從來沒有看見我同人

家這樣真好過，父親還笑說，「你們以後打電話的時間要縮短一些，我的電話常常被你們阻斷了！」

我在學校裏對誰都好，同學們也都對我好，因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朋友」。世瑛就很熱情，除了同誰都好之外，她在同班中還有特別要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黃英（廬隱），陳定秀，和程俊英，連她自己被同學稱為四君子。文采風流，出入相共——廬隱在她的小說海濱故人裏，把她們的交誼，說得很詳細——世瑛在四君子之中，是最穩靜溫和的，而世瑛還常常說我「冷」，說我交朋友的作風，和別人不一樣。我常常向她分辯，說我并不是冷，不過各人情感的訓練不同，表示不同，我告她我軍人的家庭，童年的環境，她感着很大的興趣——

然而我們并不是永遠不見面。中央公園和北海在我們兩家的中途，春秋假日，或是暑假裏，我們常帶着弟妹們去遊賞——我們各有三個弟弟，她比我還多兩個妹妹——小孩子奔走跳躍的時候，我們就坐在水榭或濤瀾堂的欄旁，看水談心。她磚塔胡同的家，外院有個假山，我們中剪子巷的門口大院裏，也剛有一處花畦，有石檔秋千架等，假山和花畦之

間，都是我們同遊攜手之地。我們往來過訪，至多半日，她多半是十飯後才來，黃昏回去，夏天有時就延至夜中。我們最歡喜在星夜深談，寫到這裏，還想起一件事：她在學生會刊物上寫稿子，用的筆名是「一息」，我說「一息」這兩個字太衰頹，她就叫我替她取一個，我就擬了「一星」送她，我生平最愛星星，因集王次回的「明明可愛人如月」，和黃仲則的「一星如月看多時」兩句詩，頌讚她是一個可愛的朋友，她欣然接受了。直至民國十二年我出國時為止，我們就這樣淡而水的往來着，我比較冷靜，她比較溫柔，因此從來沒有激烈的辯論，或吵過架，我們兩家的人，都稱我們「兩小無猜」。算起來在朋友中，我同她談的話最多，最澈底，通信的數量也最多，（四五年之間，已在數百封以上）。那幾年是我們過往最密的時代，有多少最甜柔的故事，想起來使我非常的動心，留戀！

我出國去，她原定在北平東車站送行，因為那天早晨要替我趕完一件絨衣，到了車站，火車已經開走了，她十分惆悵，過幾天她又趕到上海來送我上船。我感謝之餘，還問她說「假如我是你，送過一次也罷了，何必還趕這一場傷心的離別？」她茫然說，「因為我不是你，我有我的想法！」——「感戀」一首新詩，就記的是這件事，我只記得中間四

物，是：

「辛苦織成的絨衣，

竟趕不上做別離的贈物，

秋風陣陣價緊，

不嫌衣裳太薄嗎？」

在上海我們又盤桓了幾天。動身之日，我早同她約定，她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着船開，但她不能履行這珍重的諾言，船開出好遠，她還呆立在碼頭上……

到美國以後，功課一忙，路途又遠，我們通信的密度，就比從前差遠了，我只知道從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書。在十三年春天，我在美國青山養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張君勸先向燕求婚，問我這結合可不可以考慮，文句雖然是輕描淡寫，而語意是相當的懇切。我和君勸先生素不相識，而他的哲學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已讀過，對於他的人格，更是十分推崇，世瑛既然問到我，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沒有問題

的了，我即刻在床上下了一封信，竭力促成這件事，并請她告訴我以嘉禮的日期。那年的秋天，我就接到他們結婚的請柬，我記得我寄回去的禮物，是一只鑲着橘紅色寶石的手鐲。

民國十五年秋天，我回國來，一到上海，就去訪他們夫婦，那時他們的大孩子小虎誕生不久，世瑛還在床上，君勳先生趕忙下樓來接我，一見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樣，極高興懇切的握着我的手。上得樓來，做了母親的世瑛，乍看見我似乎有點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悅和興奮蓋過了。我在她床沿雜亂的說了半小時的話，怕她累着，就告辭了出來。在我北上以前，還見了好幾次，從他們的談話中，態度上都看出他們是很理想的和諧的伴侶。在我同他們個別談話的時候，我還珍重的向他們各個人道賀，爲他們祝福。

民國十六年以後，我的父親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海來。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時候，總是常到他們家裏，世瑛又做了兩個，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的敦厚溫柔，更是有增無減，同時她對於君勳先生的文章事業，都感着極大的興趣，盡力幫忙。我在一旁看着，

覺得我對於世瑛的敬愛，也是有增無減！她在家是個好女兒，好姊妹，在校是個好學生，好教師，好朋友，出嫁是個好妻子，好母親，這種人格，是需要相當的忍耐和不斷的勞力，他以永恆的天真和誠懇，溫柔和坦白來與她的環境周旋，她永遠是她周圍的人的慰安和靈感！

民國二十年母親去世以後，父親又搬回北平來，我和世瑛見面的機會便少了，民國二十三年他們從德國回來，君勳先生到燕大來教書，我們住得很近，又溫起當年的友誼。君勳先生和文藻都是青虫子，他們談起書來，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風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賞心樂事，那一兩年我們同住的光陰，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純化了。

他們先離開了北平到了上海，我們在抗戰以後也到了昆明，中間分別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緊張忙亂，在表面上，我們是疏遠了。直到了前年，我們又在重慶見面，喜歡得幾乎落下淚來，她握着我的手，說她聽人說我總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并不

顯着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謝了她，我說：「抗戰期間，大家都老了都瘦了，這是正常的表現，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攔住我，說「你總是愛說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誰知道她一個無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樂山，要相見就得渡一條江，翻一座嶺。戰時的交通，比什麼都困難，弄到每年我們才能見一兩次面。她告訴我汪山有綠梅花。花時不可不來一賞，這約訂了三年，也沒有實現——我想我永不會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讓我永遠紀念這一個缺憾罷。

我們在重慶僅有的一次通訊，是她先給我寫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樂山來參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禮，沒有碰到我，她「悵惘而歸」，在重慶給我寫了幾行：

「冰姊：

到重慶後，第一次去歌樂山……因為他們告訴我，你也許會來參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禮……我可以告訴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舊之情，與日俱深——也許是年齡的關係，使我常常憶舊——可是今天的事實，到了保育院，既未見你，而時間的

限制，又無法去看你，惆悵而歸，老八又告訴我，你身體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錯過
了機會，不抽一刻時間來看你！我在山上幾次動筆寫信給你，終於未寄，今天無論如
何，要寫這幾個字給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樣今情猶昔！再談罷，祝你
痊安

瑛 五、一〇

我在病榻上接到了這封小簡，十分高興感動，那時正是杜鵑的季節，綠陰中一聲聲的
杜宇，參和了憶舊的心情，使我覺得惆悵，我覆她一信，中有「杜鵑叫得人心煩」之語，
今年三月，她已棄我而逝，我更怕聽見鶯啼，每逢聽見聲悽而長的「苦——苦」，總使我
襲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連疊聲的「苦——」，枕上每使我淒然下淚：

世瑛畢竟到歌樂山來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從北溫泉回來，帶着兩個女兒，和
她的令弟世圻夫婦，在我們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稱讚我們廊前的遠景，我便約她得暇
來住些時——我們末次的相見，是在去年九月，我們都在重慶，君勳先生的令弟禹九夫

婦，約我們在一起吃晚飯，飯後談到我從前在北平到天橋尋訪賽金花的事，世瑛聽得很高興，那時已將夜半，她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問「那麼君勸呢？」世瑛也笑說「君勸可以跟你回去住嘉廬。」我說「我住待帆廬太舒服了，君勸住嘉廬却未免太委屈了他。」大家開了半天玩笑，但以第二天早晨我們還要開會，便終於走了，現在回想起來，追悔當初未曾留下，因為在我們三十餘年的友誼中，還沒有過「抵足而眠」的經歷！

今年三月初，我到重慶去，聽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了她的第三個兒子——小豹——如今竟可以補上一個小的，我很爲她高興，那時君勸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國參加太平洋學會，我便寫信報告文藻，說君勸先生又快要做父親了，信寫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來，也許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罷，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說「君勸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約是難產。」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說不出話來，——

我一夜無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慶的張肖梅女士（張禹九夫人）和張馮真女士

（王世圻夫人）詢問究竟。我總覺得這消息過於突然，三十年來生動的活在我心上的人，那能這樣不言不語的就走掉了？我終日懸懸的等着回信，兩封回信終於在幾天內陸續來到，證實了這最不幸的消息！

馮真女士的信中說：

「……六姊下山待產已月餘，臨產時心臟衰疲，心理上十分恐懼，產後即感不支，醫師用盡方法，終未能挽回，嬰兒男性，出生後不能呼吸，多方施救，始有生氣，不幸延至次日，又復夭折……現靈柩暫寄浙江會館……君勵旅中得此消息，傷痛可知，天意如斯，夫復何言……」

肖梅女士的信中說：

「……家嫂臨終以前，并無遺言，想其內心痛苦已極，惟有以不了了之……」

我不曾去浙江會館，我要等着君勵先生回國來時，陪他同去。我不忍看見她的靈柩，惟有在安慰別人的時候，自己才鼓得些勇氣！

我給文藻寫了一封信「……二十年來所看到的理想的快樂的夫婦，真是太希罕了，而這種生離死別的悲哀，就偏偏降臨在他們的身上，我不忍想像君勳先生成了無「家」可歸的人！假如他已得到國內的消息，你務必去鄭重安慰他……」

六月中肖梅女士來訪，她給我看了君勳先生懷世瑛的聯語，是：

「二十年來艱難與共，辛苦備嘗，何圖一別永訣。」

六旬矣報國有心，救世無術，忍負海誓山盟」

她又提到君勳先生赴美前夕，世瑛同他對樹對飲，情意纏綿，姊妹們都笑他們比少年夫妻，還要思愛，等到世瑛死後，他們都覺得這惜別的表演，有點近於預兆。

世瑛的身體素來很好，為人又沉靜樂觀，沒有人會想到她會這樣突然死去。二十年來她常常擔心着我的健康，想不到素來不大健康的我，今夜會提筆來寫追悼世瑛的文字！假如是逼迫使我，她有更好的記憶力，更深的情感，她保存着更多的信件，她不定寫出多麼纏綿悱惻的文章來！如今你的「冷靜」的朋友，只能寫這記帳式的一段，我何等的對不

起你。不過，你走了，把這種東西留給我寫，你還是聰 有眉的！

三十四年，八、九夜，重慶歌樂山。

夫

夫妻還要恩愛為甚又沉靜樂觀

莫自暴自棄

原 书 空 白

三函「良友」

老舍

琴：

你問我，「怎樣既要是個人，而還能不是個傻瓜？」我真沒法回答。

老友，你不該拿這樣的題目來難我！既是個人，就也必是個傻瓜，難道還有另個看法？生，老，病，死，誰能逃得出去呢？可是當你爲失戀而要去跳河，或因辯論失敗而一夜不閉眼，你彷彿唯恐死得不快一點似的；傻瓜！

噢，我猜着了！你並不希望我回答那個問題，你曉得那是永沒有答案的。你那麼問我，是爲教我知道你又出了岔子。那也許是很小很小的一個岔子，如不留神被開水燙了手，或老鼠偷吃了你的肥皂等等，等等。你一時動了氣，而又覺得值得對我說，所以搬出個連神仙也得眨眼的問題來。咱們自幼兒就會這一招：小時候，咱們不是不說還要多得兩個落花生，而去哭着喊着的向母親要剛剛升起的月亮麼？

算了吧，老琴！（你要不喜歡這個「老」字，「古」琴怎樣？）讓我們隨便的閒扯

吧。閒扯是最便宜的娛樂，咱們既都是窮秀才。在古希臘，蘇格拉底的時代，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有知識的人們都晝夜不斷的閒扯。閒扯，即使對任何問題都得不到結論，也會給我們的腦子一些有益的運動。對於一個文藝寫家，這是必需的運動。我以為，咱們的大學文學系的學生們吃了很大的虧；他們不會閒扯。他們皺着眉頭在課堂上聽講，他們咬着嘴唇在圖書館裏讀書，他們像一棵玫瑰整天的吸收水分，嘔，幾乎是泡在水坑兒裏！結果，他們還沒有開花，葉子就已經黃了；早與潦原萊同樣的能使他們受害。假若他們有機會閒扯，他們必會毫不費力的把吸入的水，在心中迴蕩一下，而後噴出美麗的花來。他們必定不期然而然的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使他們懷疑書本與教師們的講演，使他們知道不要永遠作書本的奴隸。他們還能聽到書本上所沒有的事；即使這些事是極瑣細，可是往往與柴霍甫和莫泊桑所寫給我們的一樣的有趣味，有價值。宇宙所以偉大便是牠細鉅不遺，包容一切。一個文藝創作者假若只是一座小圖書館，沒有一顆露水，沒有一根青草，沒有貓狗與人的聲音，他會創造出什麼呢？那才真是個傻瓜呢！

你看，每個人的身世遭遇都是一本好小說。閒扯是鑰匙，牠會開開大家的「心門」。

你記得咱們的明老師嗎？那位教咱們軍樂的先生？他不識字。廿年前，咱們不是常常竊笑他的錯用了的新名詞嗎？你應當記得，那回他的帽子被風吹跑，他連呼『冒險』！我們不是差點笑破了肚子嗎？廿年不見了，我忽然遇見了他。快三個月了，我幾了天天和他一塊兒坐茶館，吃麵條或水餃。你讀過我的最近發表的兩三篇短篇小說嗎？那些材料都是明先生說給我的。

你要知道，朋友，我並不專以從朋友口中偷取材料爲快，我所引以爲快的倒是每逢接觸一個人，只要我肯和他閒扯，他就教我看見一個新的世界。而且，接觸的人越多，我便越覺得自己的藐小。一個極平凡的人，也許有極深厚的感情。即使他的學識與聰明都遠不及我，可是他的對父母，或對朋友，或對某項社會事業的熱情是會使我由慚愧而想往崇高裏去的。還有，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心；只要他肯打開他的心，毫無拘束的和我們談話，我們就會覺得他的心也是肉長的。一個犯過罪的人，並不像你我所想像的那麼壞，當他肯和我們談心的時候。在這裏，我們才真能了解一點人道主義。在這裏，我們才能明白善與惡並沒有極明顯的界限，而我們的同情心是要增寬多少倍，才能使我們增多一點入味兒。

忘去你的小小的撇扭，讓咱們閒扯吧！等你的回信！祝 吉！

舍。

一

琴：

你的信使我失望！什麼？你說不願閒扯？甚至於不願再交朋友？我告訴你，那是胡說！

你看，我三歲喪父，家裏連黃豆都沒有過一升。現在，我已經四十六歲了，還活着呢。奇怪嗎？一點也不！我有朋友！我有位好母親，但是除了張羅我的吃穿而外，她並沒有給我什麼更大的幫助。她給了我生命，給了我衣食，而沒給我教育。她不識字。我的哥識字也不多。他自願還小暇，哪有幫助弟弟的能力呢？我的一切差不多完全由我自己決定，我是個沒有舵的小舟。可是，這個小舟並沒有被社會的惡浪打碎。牠到處遇到慈善的手，把牠推或拉到妥當的地方去。我有朋友！

有了朋友，就好像有了神佛的保佑，我無須害怕了。我不怕疾痛，我準知道朋友們會作我的最盡心的護士。我不怕寂寞，因為當我在偏僻的地方的時候，我知道朋友們並不會忘了我。我不怕困苦，朋友們會幫我的忙。

有了朋友，我們才有心理上的健康。這並不是說，因為朋友肯幫忙我們，我們能諸事順利，而心廣體胖。我是說，友誼的建立與維持是基於「取與予」。友誼像梭，必須一來一往。我們關切別人，幫助別人，而後我們才泰然的能接受，明白，與欣賞，別人對我們的關切與幫助。這，我們才會有了活躍的生活，與和平的心境。一個乖謬的人，不會交友；一個吝嗇的人，不肯交友；一個自私的人，不能交友。因為他們沒有朋友，所以他們就日甚一日的更乖謬，更吝嗇，更自私；而這些——乖謬，吝嗇，自私——都不是美德。

友誼不是教我們依賴別人，而是教我們無計較的取與予；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會爲友人犧牲了性命。

有朋友的人永遠不孤獨，即使他沒有父母兄弟妻小。出賣朋友的人受到最大的懲罰，因為他把自己圈禁在自己的屋子裏！失了羣的羊最可憐，人也是如此。

友誼不是依賴，也不是希冀格外的原諒。反之，因為要維持友誼，一個人才要自策自勵。一個人犯了過錯，也許不肯告訴父母妻子，而肯告訴朋友。那並不為求待格外的原諒，使自己得到安慰，而是像對神明懺悔似的，要改過自新。友情會寬容，可是她更喜歡大家一致的向上。一個慢慢由朋友圈中退出來的，必是落伍的人。

琴，不要因為心情不佳，而像蝸牛似的把自己藏在殼裏去。把心中的話談給你的老友吧！我懷疑你是不是因一位友人的冷淡你，而想到與一切朋友隔離。假若我的猜測是對的，你便錯了。你要知道，友誼是最民主的，誰也不許控制誰。朋友們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假若你只找服從你的人為友，你必得不到一個真正的友人。友人彼此間的不同處要求着我們彼此諒解，互相承認。在英國的國會裏，各黨的議員都毫不客氣的相互駁辯攻擊。可是，在辯論的時候外，他們並不因為政見的不同而變為私人間的仇敵。交友也該如此。所以我說友誼是民主的。所期望於友人的是嚴正的責難規勸，不是互相標榜。我們必須寬大，接受那正放在我們的病痛上的針灸。自尊並不是狂傲；狂傲的人毫無根據的蔑視別人，而自己永遠得不到交友的好處。有人得罪你了嗎？靜靜的想一想吧，那不一定是誰的

過錯呢！

一會兒熱，一會兒冷，不單不是好天氣，也不是妥善的交友之道。交友的最難處是在能長久的維持友誼。最使我痛心的就是看見多年的老友一旦絕了交。絕，是多麼嚴重的事；可是，絕交的原因往往是爲了一點小小的不和。你打算交友，你就須先有所警戒。朋友們，特別是有家小的，住在一處，是最大的不幸。婦人，小孩，僕人，都可以惹起不快與不幸。單說個人的生活習慣，就無法教大家永遠和睦的住在一處。你要早起，我可是愛睡早覺；你要上午寫作，我呢，又非深夜不能執筆。你看，這兩位怎能住在一處而不起衝突呢？朋友們的心要離得近，而身體要保持個相當的距離。我想古人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吧？一時的極熱，會招來風暴；友誼絕不是一時的結合，而是終生的相助相善。請告訴我，是不是因有人把煙灰彈在你的茶碗裏，而使你不快？嘔，琴，你應當首先承認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活習慣，不要以瑣細的行動去斷定一個人的心地的善惡。你要學習怎樣原諒人。同時，你要把你自己作成個不討厭的人。原諒友人的缺欠，而滋長自己的長處，你就會於交友中得到修身的益處。

我的語太陳腐，太缺乏刺戟，但是我以為最好的，就願與朋友共之。還敬候你的信！！

祝吉！

舍。

三

琴：

接到你的信。嘔，原來是為有人批評了你的作品，你發了氣。我不怪你。從前，我也發過這樣的氣。為安撫你，我可是不能只勸你：『管那些胡說八道幹什麼！』我們既是好友，我就必須向你說些更深刻一點的話。

在表面上看，寫家與批評家彷彿永遠像貓與狗那樣不相能，而又誰也不能治服了誰。在寫家想，我的作品是由心血提鍊出來的，我有我自己的方法與目的，不容第二個人開口多管閒事。在批評家想呢，寫作的人儘管花費了心血，可是也許只是小狗咬尾巴，而只有批評家能看出那是不是小狗咬尾巴。這兩個人的官司永遠打不完。

據我看，文藝的心腹人是批評。從一方面看，批評者既不是作家本人，他就無論如何不能了解寫作的過程與辛苦，像作家自己那樣清楚。嬰兒比賽會的評判者並不是嬰兒的母親。從另一方面看呢，批評者總有那麼幾句，觸到作家的癢肉。批評者也許沒有按照作品的原樣加以批判，而依着他自己的願望要求作家給他另一本作品。即使如此，批評者的過分的要求也還是一種啓示與刺戟。假使作家能稍微忍耐一下，去細細讀一讀批評文章，他一定會得到一些好處。

是的，我曾爲受批評而發怒。但是，在近幾年來，我不再生氣，而渴望有人批評。假若批評超出了作品，而涉及個人的私德，我便一笑置之。反之，凡是對着作品說的話，不管對與不對，總會使我感到興趣。

文人相輕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因爲每一個有良心的文藝工作者必是把心中的最真最善最美的放在作品裏，他怎能不自傲自得像母親生了胖娃娃那樣呢？相輕，在這種情形下，是必然的。可是，我們也必須看清，批評可不是文人相輕的兒女。批評是以文藝批評文藝。它是文藝中的一部門。正如寫詩的不可以看輕了寫小說的，創作家也不許看輕批評

者。批評者的文藝生命就是去批評。假若寫家固執的反對批評，不許批評，那只是他自己的過錯，他自己會吃很大的虧。有人討厭貓，因為貓在家畜中是最特立獨行的。但是，儘管有人討厭牠，牠還存在，而且還不失為個俊美的小動物。同樣的，批評也不會因有人討厭牠，牠就與世長別。況且，文藝的昌旺絕不能靠仗着盲目的大量生產，而是必有人在在一旁客觀的監視與提醒。批評使文藝清醒。批評的發展也必是文藝的發展。對於全社會的文藝發展是如此，對於一個人的文藝進展也是如此。你看，從我最初從事寫作到如今，已經差不多有廿年了；在這廿年中，因個人的才力有限，我始終沒有寫出什麼像樣的東西來。可是，即使我沒有顯然的進步，我却始終沒有放棄文藝。爲什麼？批評使我感到趣味。讀了批評文學，我就東試一試，西試一試，隨時的去變換我的文字，內容，形式。試驗不一定成功，但是試驗的興趣使我緊緊的抱住文藝，廿年如一日，最初，我厭惡批評；慢慢的，我注意了批評；現在，我喜歡批評。因爲我不怕批評了，我才學會了自己批評自己。自我批判也許無補于我的才力增加，但是牠至少教我不甘自暴自棄，不把已獲得的一點小成就看成天那麼大而毀壞了自己，批評原來是文藝的真正朋友。

不要生氣了吧，琴！用批評照一照自己，你會在那面鏡子裏發現你的鼻子旁邊有兩個黑痣啊！祝

吉！

舍。

鼓
勵
者

艾
燕

曾經給我良好的影響，而又予以做人的勇氣的，朋友中屈指算來，首先應該說是劉作賓。他是四川新繁縣人，我的一位小同鄉。同時又是我母親遠房的內姪，彼此稱呼要用老表兩個字的。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是國民小學教師，兩人極其熟識。他父親在縣教育局附設的小學教書，我父親有事進城到教育局接洽，便總能晤談一會的。他家住在城內，我家是在離城二十里的鄉下，兩家很少來往，但我父親由母親却在晚間的閒談中，不時提到他的家族和生活，作爲一份最好的談資，小時的我，偶然睡不着的時候，也能聽到他父親和他的名字。母親也常常拿這樣的話來鼓勵我：

「人家作賓比你乖了，好聽他媽的話！……」

同時從父親母親的談話中，知道他母親足足懷了他十二個月，生下來他母親特別愛他。我母親常說這一句話：「作賓他媽，那就愛孩子的很了！」

我小時候會見他的回數也許多，但至今猶能記憶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却只有一次。那時大約才六七歲吧。母親的老家辦喪事，請了不少的和尙做道場：終天細吹細打的唸經唱佛曲子；在空地上畫起白石灰線破地獄，晚間叫小孩尾在和尙後面，繞着棺材散紙花。

門口鑼鼓喧天地點着強烈的燈光，唱皮燈影子戲。就在這樣的背境中，我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跑在人叢里，嬌聲媚氣地喊「媽媽」。我當時和別的孩子，叫母親的時候都只喊一聲「媽」就算了，因此聽見喊「媽媽」的聲音，就格外使我注意，而且感到新鮮。同時小小的心理更覺得作賓之所以討做母親的歡喜，大約就因為他有這一類與眾不同的特點吧。

以後再給我一次不忘的印象，大約是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他到我二爺爺家做客。因我一爺爺討的妻子，是我母親娘家的堂孃孃，作賓同他們似乎比我們借要親一點。他那次同我二爺爺的老三，我叫做八叔的，會到我家來。他穿着藏青色的斜紋布制服，正是道地的學生。我不記得同他講過什麼話，只記得他制服口袋內，揣有小本子的洋紙繡像小說。他不住地同我八叔講着書里的內容，有時借摸書來翻看一下。那是春秋戰國時的故事，講着孫、給龐涓傷了心，後來龐涓又給孫濱的伏兵，用亂箭射死。我母親在旁邊聽得入神起來，借拉下我，小聲地說：

「你看，人家老表好聰明囉！」

作賓到我家那個時候，正是陰歷正月二十幾頭，離我家五里的清流場，照例在辦每年都有一次的木廠會。那是各地的手工業品，以及農民必需的工具，一齊展覽在場外空地上，讓人買去。同時鄉下人很難見的西洋鏡和走江湖玩把戲的，以及用布圍着的狗熊箭豬娃娃魚，也都擺在那里。再加以大戲班子演長坂坡火燒赤壁一類的三齣戲，和喊着紅紅紅趙子龍，黑黑黑胡敬德一類的紅黑寶，真使每個穿新衣的鄉下人，樂得眼睛發亮起來。我父親帶着我和八叔作賓，一齊到場上去看會。沿路都是開了菜花的菜田，這是川西平原內冬季的主要農產物。嫩黃色的繁花簡直像把廣大的土地裝飾成了一片黃金的世界。花上成羣的蜜蜂，一面勤勤懇懇地採蜜，一面嚶嚶嗡嗡地唱歌。太陽暖和平和的。藍色的天空，像是抹上一層薄薄的脂粉。看來沒有秋天那麼明淨，但却顯得有些豔麗。遠處擁有竹樹的村莊，含着淡淡的煙霧，彷彿一幅幅着色的圖畫。這是春天最好的時節！我們去場上看會的人，一路走一路快樂地談話。走到半路有個叫高車房的地方，聽見作賓向八叔說：

「一個人的嘴巴，有一寸寬，十個人就有一尺，百個人就有一丈，呵，一丈寬這麼

可怕！」

這話在大人看來，並不奇異，但在當時的我，却認爲他很聰明，會說出別人想不到的話，便私下里感到佩服。然而也只是佩服而已，我並沒有向他表示出來，同時，好像連一句話都不會向他講過。我小時候就是太不活潑，太不愛講話了。到了場上，大家都被鬧熱的景象吸引住，他再講什麼話我也記不起了。隨後只從父親母親的談話上，聽到他的消息。知道他母親死後，他父親要討後娘，他在縣城門下巴起條子表示反對。我父親感到有趣地笑着說：

「這孩子才胆大喃！」

母親却高興地讚美道：

「好得很，這才是他媽媽的好兒子勒！」

後來，又知道他在新繁縣立高小學校畢業後，同我的八叔，一道去投考新津劉禹九辦的學兵營。辦理考試的書記官，有一個是我的舅姑爺，（我母親三妹的丈夫）因先前在新繁縣做小學教師的時候，同他父親感情不好，彼此鬧翻了，就這個機會上作一點報復，使他落第了，只我八叔一個人取上。我母親對於此事，很悵然地說：

「這太過份了，人家兒子又沒得罪你啊！」

我父親也 不滿意，但他說過什麼話我却忘記了。

一九一九年春天，我進新繁縣高等小學讀書，校長姓吳，據說是吳虞的姪子，竭力提倡學生看新刊物，像北平出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和上海出的星期評論，都訂得有，偕特別放在打眼的地方，叫你不想看的人，也得好奇地去翻一翻。後來又訂成都出版星期日學生潮這種刊物，上面的文字，更爲通俗，容易看懂，越發受到我們小學生的歡迎。有篇文章，因響應外面的新思潮，主張男女同校，男女社交公開，一時頗受到成都社會的非難，大小日報，偕從而攻訐，但其結果 反使我們讀者，對於這篇文章的作者大感興趣。不久打聽出來，曉得作者就是我所認識的劉作賓，真使我又高興，又羨慕。他當時文章上的署名，則是劉達兩個字。隨後偕又看見他發表的無韻新詩，有一首最使我不易忘記的，是講黑夜中行路有風有雨，忽然看見前面一盞燈籠出現，怎樣鼓舞的心情的。這樣的新詩，當時在我們看起來，似乎比新青年上胡適之的新詩容易懂，偕有興趣些。作賓那時是個學生，在成都鹽道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寒假暑假回到縣城的時候，而我却又轉回鄉下

的家里了，雖然私心景慕他，想見一面，却沒有一點適當的機會。

約莫一九二一年我的外祖母死了。開弔那一天，有個穿一身學生制服的年青人來致祭，他身體矮小，却現得很是結實，臉色冷靜中，也露出多量的和藹，尤其跟他接談的時候，越發使人感到親切，覺得在他面前，用不着戒備，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那一次的談話，大約全是關於新思潮方面的，講得很快樂，一直走到田野里面去散步的時候，也沒有因為初春的景色，悅人心目，就停下嘴來。他對於新思潮認識得極其透徹，而且把握得很堅定，從他的臉色，從他的語言，一點也找不出和舊思想妥協的影子。我感到我是真實地看見一位又勇敢又年輕的戰士了，心里有着說不出的喜悅，連我外祖母逝世的悲哀，也一時忘記了。這回分別之後，我們就開始了通信。

這年我們小學校長已換成姓鄒的了，他不大注意新思潮，而教員里邊，也有不少反對白話文的。我們的國文教員，雖然私下喜歡白話文，却不贊成我們寫，一面是受學校環境的影響，一面則認為文言有根底，白話文才會寫得好的。因此我這要寫白話文章的學生，更只好另找出路了。我把我寫的許多新詩寄到劉作賓那里去，要他跟我改削，並給我指示

就在這年暑假期間，我等不得在高小讀完三年課程（差一學期就畢業了）就以同等學力的資格，去投劉作賓讀的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他向我極其熱忱地談到魯迅的「狂人日記」和冰心的「超人」，兩篇文章里面有些句子，他能一面講，一面嘴誦出來。

「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我怕得有理。」

「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都是罪過。」

這兩節文字。從他口里說出來覺得越加精采而有力，我至今不但沒有遺忘，而且儘能記起他說的時候，那付興奮的臉色，那付傳神的口吻。

我因走進四川文化的中心地，先前在刊物上熟習了的作者，這時便自自然然成爲我的話題。作賓對於他們的批評，簡明而又犀利，常常能擊中要害毫不寬容。在四川新文化上有過一些功勞的穆濟波，（也是當時少年中國的會員），我到成都的時候，他借繼續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我問到這人的時候，作賓就冷峻地說：

「他頭腦不清！」

這是因爲穆濟波在熱烈鼓吹新思潮白話文之後偕在一個叫「直覺」的刊物上替新詩專號做序，使用文言文，首句偕是「上帝惠福吾人」云云。當然這在當時一個新青年看來，實在有些不順眼睛。

作賓這時對於胡適，到是敬仰的。他爲了討論新詩的問題，曾雙掛號寄封長信到北京大學去。他告訴了我這個事情，悄悄把印有胡適圖章的郵局回條，拿跟我看，表示他對新詩的意見，業已的確確放在胡適的面前了。回信我也渴望着的，但始終沒有得到，彷彿一顆小小的石頭，投在汪洋的大海一樣。作賓對於此事，當然很是不快，可是他却並不表示出來，以後也不向我再提一句，很像他從沒有寄過那封信似的。

作賓把他歷年寫的文章和新詩，很工楷地謄在本子上，看起來竟比印的偕要美觀。定名「腐草集」。是用禮記上的句子「腐草化爲螢」，來象徵他的文集的。他把牠藏着不隨便拿跟哪一個人看。

作賓那時最愛看的書，除莊子和關於新思潮一類的書而外，偕有我從沒看到的新書，比如像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他推荐跟我看，並偕講到一些讀這類書的人的故事其中

有一個我不能忘記的名字，是吳先憂。這個人在學校讀書，也許在教書吧，我不大記得清楚了，總之在課外的時間，便去裁縫鋪學縫衣裳，自己定好鐘點，每天學習多少時候，星期天也息下工玩耍，不受舊式師徒制度的拘束。裁縫師傅及一般知道的人，便稱他做「衛生徒弟」。在成都住往把外來的新名辭歪曲過，變成另外的意思，像這衛生兩字就含有「新」而又有着嘲諷的成份。因此別個人一講到「衛生徒弟」，總不免一面講，一面好笑起來。但在作賓講的時候，却是永遠帶着敬重的神情。至於我呢，則更受到了莫大的感動。因為王光祁在北平組織過工讀互助團，吳稚暉蔡元培提倡過留法勤工儉學會，使用腦的人有着體力勞動的實習，素來為我極感興趣而發生無限憧憬的，現在再看見同我住在一個城隍子內，也有人單人獨馬在替知識份子，開闢新的道路，怎不感到敬仰和喜悅呢？我後來離開師範學校，到雲南緬甸去漂泊，過半工半讀的生活，也可以說這時就在腦子里，撒下不少的種子了。

我在省立第一師範讀書的期間，作實已大做什麼文章了。他多半是做我們學校的代表，去參加全省的學生聯合會。本來他會講話，極能辯論，會場舌戰的興味使他深深地

吸引住了，同時他也不願意光拿一輩子筆桿兒，他要滿足他身體中別種發展的活動。但一個常常代表學生講話的人，是難免不受學校當局의 討厭的。結果，他和另一個同學被迫離開學校了。而開除的方式，却是奇怪的。學校見他們那一班（第七班）中的好些人，平日對作賓很滿意，便利用這點，叫他們對開除的事情，開舉手，贊成這個事情。如果由全校同學來投票，可就不同了，因為他們很愛護自己的代表，單被學校當局開除，會引起憤慨的。學校當局看清這點利害，所以才採取巧妙辦法，讓一部份學生，去分擔這份仇恨的担子。至於作賓和他同班同學，感情那麼不好，全由於他爲人太認真，看見別人不對的地方，總是抱深惡痛絕的態度，指責批評起來毫不寬容的，他和同班同學相處一道，日常生活，以及言談態度都極其熟悉，當然容易發生齟齬。時間一久，即變成爲仇恨，時時都想乘機報復了。而別的同他思想見解表示共鳴的同學，則沒有一個不願意作他永久的朋友。我就常常從他那里得到很多的諍言，深爲警惕，而私心懷着感謝。

我們新繁星的留省同學會，辦一個月刊，叫繁星的，是由作賓主編。雖然經費關係，只出了一期，但因作賓的鼓舞和慫恿，我一個人就寫了兩三篇文章。我借記得開首的作爲

發刊詞的獻詩和一篇題做「個人與社會」的論文，就是我作的。「個人與社會」，這篇論文，因句子有些歐化，作賓說是怕人不容易看，就大膽破例，照新詩一樣，一行一句地排下，這不能不佩服地作事的勇敢，一個初次發表作品的人，能得着編者這麼分外的優待，那真是增加我以後不少寫作的興趣和勇氣。這時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的時候。

一九二三年夏天，作賓和他七班兩個要好的同學，到北平去讀書，他進了朝陽大學。常常寫信回來，告訴他在北平的生活狀況，借常常到北大去聽講，像梁漱溟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聽衆擁擠的情形，就是從他信上傳達回來的。他最佩服吳稚暉作的「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寫信叫我趕快找太平洋雜誌來看看，因爲那篇文章就是發表在這個雜誌上的。我當時看了之後，也的確耳目爲之一新，愛不忍釋。我向雲南緬甸去半工半讀的時候，背上背的小包袱，里面就包有兩本「吳稚暉文存」，（上下兩卷）以及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作賓初到北平的時候，對於文學的寫作，也有過很大的熱忱。他寫信告訴我，把他做的一篇短篇小說送跟周作人看，周作人回答說是不懂。不知是意義含糊，借是文字艱

深，到現在我借不明白。不過作賓這個短篇小說，我知道是在成都的時候，就開始寫了的，里面借使用了我寫的一段信，去到北平才把牠完成，經過的時間之長，所用精力之多，怕也相當於寫一個中篇和長篇。他所以要拿去請周作人看，是那時的周作人，當非今日的漢奸的周作人可比，乃被新思潮洗禮過，而被愛好文學的青年看成新文化的健將和文學的前輩的。因此周作人的批評，對他發生了不小的影響。在我則直是覺得彷彿一盞熒熒的燈火，突然給一大桶冷水撲熄那麼似的。以後，他大約就熱中於營學了。

作賓在北平是過着極艱苦的學生生活，深深嘗到經濟困難的滋味的。我寫信告訴他，說我也打算到北平去求學，（那時候那一個年青人想不到那個五四新思潮的發源地去呢。）他便斬釘切鐵地回答我，一年沒有籌足三百元的學食費，斷斷不能去的。而他自己也因無力繼續求學，不久便到吉林的長春教書去了。這不僅使我斷了去北平的念頭，借連上海以及別的較成都更大的都市，都不妄想了。於是我就決定經過雲南到南洋去半工半讀。我也把這個計劃寫信告訴他了。他從長春回信阻止我，很嚴厲地說：這只有拖死在外面的。他以為我不能吃下這場苦，我不服氣了，我從此對他的話，開始反抗起來。我要實行

我的計劃，我要頑強地活下去。以後六年之間，我們沒有通過一次信，但他却帶在影響着我。一九二六年在昆明作了一年的勞工，又碰見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夜深坐在翠湖東邊那條路上，突然起了自棄的念頭，同時對於存在世間的親人友人，也一剎那間動了以戀的情懷，接着想起作賓以後信上講那句話，我登時鼓起了勇氣，我重新再發一次誓：我要頑強地活下去。我便離開昆明，向緬甸走去。

一九三一年我從緬甸回上海的時候，我就開始打聽他的消息。在北新書局出版一本人編的書籍，書名和編者名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內容是兩個關於哲學方面的演講，前一個演講是胡適之的，後一個演講是駁胡適之的，署名正是劉作賓的另一個名字。作賓這篇演講，先前我看見登在現代評論上，只以為是一篇文章，現在才曉得他借當着聽衆，同胡適之作過辯難。就內容來講，他的演講是勝過胡適之，因為胡適之老是那一套實驗主義，作賓所依據的乃是最新的哲學。同時借從那個日本人的編者後記，知道作賓曾在長春參加國民黨的祕密活動（因北伐以前的吉林，國民黨在那里是不自由的）反對張作霖的統治，遭到當地政府的監視，最後悄悄逃去了的。從此南下，在廣東中山大學教過一個時期哲學，

這一點則不是後記所載，而是以後另一個同他熟識的朋友講的了。六年間的不通音問，我就知道這麼一點點。

這一年夏天，我們在上海會見了，他不過三十左右，却留着長長的鬍子，說過火一點，差不多挨到了胸口。在法國公園水池邊上，我們坐着閒談。他笑着問旁邊一個小學生道：

「你看我有多大歲數？」

小學生認真看了一會說：

「你總有八十多了吧！」

他皮鞋西裝走起路來，特別挺起胸口，而且比我偕走得快，但偕不放心地問我道：

「你看我偕有青年之氣麼？」

我笑着說：

「哪里就老了！」

作賓留的這部鬍子和他臉上表示出的年齡，實在不大配合，看起來總好像有些滑稽的

某物存在其間似的，雖然他的一些友人，立即熟悉了不以為意，但旁人聽見的時候，總不免驚奇而又有點想笑起來。其實這是象徵他的一個悲劇的。他曾愛過一個四川籍的女士，同時也是他的學生，而那位女學生也是愛老師的。只是兩人戀愛的關係，太多理智的成分，尤其做老師的，過為莊重，一切熱情都盡量壓抑着。女的問他要一張像片，他却給她一張和人合照的像片，而合照的人除他而外，又全是些老態可掬的老頭子。女的到別處地方去了，他也不知道女的通信處，便從此斷了音問。大約年多以後，女的妹妹（也是他的學生）來訪他了，並齊備老師的殘酷，說她姐姐走後，怎樣盼望老師來信，怎樣感失戀的痛苦。做老師的驚痛之下，趕忙申辯，說罪不在他，他原幾次要去信的，只因不知通信處，而女的不該走的時候，竟然不留下一個。那女的妹妹馬上加以責備，說是正因為留有通信處，而得不到來信才會痛苦的。借說不單是留個通訊處，且是一封簡短的信，有着請老師不要忘記他的學生，望老師多賜教的話。做老師的大為吃驚了，火急要查出這信是交跟哪一個轉的。女的妹妹說明，信是交在他的一個要好的老朋友手上，這老朋友歲數大，資許多，是作賓的忘年交，他極愛護作賓，對作賓希望極大，他不願意作賓，跟那女士接

合，便自主張，把信壓了下來。作賓明白這種實情，非常痛苦。同時即使飛電去申請，也來不及了，因為女的年多盼不到音信，業已憤而斬斷情絲，和他人結婚去了。於是作賓從此留下了鬍子！

在這次重逢中，我們談到了過去的往事。他對我的賀姑父，曾經使他不能考入學兵營一事，不但全然原諒了，偕帶着感謝似的神情說：

「幸好沒有考起，像你八叔現在又怎樣了呢？」

至於他的父親，業已死了很久了，但他父親留下的後娘，以及後娘生的兄弟，他懷懷着極大的關心，常常從教書的薪金中，分一部份匯寄她們。我想起他小時反對父親討後娘的事情，便覺得作賓能這樣體念他父親，繼其遺志，正顯出對父親是極愛的，同時也是他做人忠厚，不忘記應幫助的一些弱者。

我們談到人生了，作賓微微嘆息起來，他把人生概括在「權錢閒幹」四個字里，說我們沒有權，沒有錢，沒有閒，就落得一個幹字。這幹字，我明白他是指一般的工作。而我呢，却以為只有幹這一活動，才能使人領略人生的真實味道，即是人生的幸福須體力勞

動和腦力勞動都要得到平衡的發展。其他的權錢閒，都可說是次要的。我到南洋去半工半讀的時候，就深切感到此點了。而且這三個字都要附屬在幹字即工作上邊才有意義。權是工作的保障，錢是工作的報酬，閒是工作的調節，離開了工作的權錢閒，都算失掉了人生的真味，但工作而沒有權來保障，又沒有閒來調節，則工作又成爲痛苦的了。這也是我在半工半讀的時候領略到的。作實概括的四個字至少三個字是對的，只不過須分出主從的關係來。當時我對他的感想，並沒有發表以上的意見。我只贊成他那一個幹字，同時也說幹字那種堅決的口氣所沉醉。

我同他在天潢菴一個衙堂內，合住在一道，打算辦一個刊物，並借約了沙汀參加。經費則由北方教書的兩個朋友，寄薪水來維持。我已動筆寫好一首幾十行的新詩，名叫海上交響曲。但終於沒有實現，而作賓也不久到北方去教書去了。他因喜歡我這篇詩，就把他隨身帶走。以後他遭了意外的事情，詩稿便也遺失。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到濟南去看他，他給我幾句簡切的話，意思是不要把自己限在文學這個小圈子內，使我有着深刻的思索。

八一三事變以前，作賓忽從南京來了一信，說他要來上海創辦刊物，並說他看見了我的第一個小說集子「南行記」，甚為愉快。我歡喜他的稱賀，正如一個小學生作文，得到老師的肥圈胖點一樣。他是從小就給我以影響和鼓舞的，許多年以後，仍然有着它不測的偉力。不幸這次想辦的刊物又和前次一樣沒有成爲事實。前次失敗，由於經濟，這次則由於戰爭。前次失敗，僅有些惋惜，這次却不在意了，因爲神聖的抗日戰爭的到來，已經吸住了我們全部的熱忱，個人方面的犧牲，正如失掉一些小小的愛物而已。

一九三七年冬天，我們又在武漢會面了，作賓裝束很樸素，隨身一件老羊皮外套，一根與眾不同的彎曲手杖而已。鬍子仍然長長的，只是有些微黃。我們幾次在大江堤邊，蛇山坡頭，作着數年來未有的熱心的暢談。他先前那種凌厲無前的氣概，已減少許多了，到有着一種更多的惆悵，苦悶，和彷徨，這是從來很少在他身上發現的東西，也和他保存在我心里的印象不大配合，然而我却同他接近了，我也希望精神方面給他助力——「文藝和藝術以外的助力。這一點我却始終是負咎的。我正如他二十多年前的批評一樣，是個「頑強的弱者」、只能固執的堅決不移的走自己的文藝的路，而不能走出路外，另走一條路，

去援助一個需要援助的人，這一則由於我沒有更大的力量，二則我也怕。走差不熟識的路，顛厥了自己，也連累了途中的旅伴。

現在一九四四年，我和作賓又快五年多不通信了！想起他曾給我莫大的影響，鼓舞，而我却不能回給他一絲一毫，我是深深感到慚愧和難過的！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桂林

播種者

沙汀

當我才進鹽道街省立師範讀書的時候，我是第一，被一種自卑情緒所壓倒了。我不敢直而看任何人，似乎他們都知道我是靠了人情才進去的，因而隨時都會向我投出卑視的和非笑的眼光。加之我的衣著又頗與眾不同，我的神經過敏，也就更加頻繁而自然了。

這個學校在二十多年前成都的中級學校里是頗有名的。教員好，校風純樸，又是原早優級師範的後身。來投考的多半是清寒子弟，若果衣履愈壞愈舊，他就愈加得人尊敬。好多同學在冬季里是連棉襖也沒有的，就穿着一襲破破爛爛的夾衣度日。而我呢，當日正為遼行的灰市布長衫不必說了，還套着羽紗馬褂，腳下則是黑哩噉的皮底平鞋。

如果我對功課能够應付裕如，也許我的情形會好得多。然而，除掉國文之類的科目，我却甚麼也趕不起來！我的算術程度很低，英文只識得字母；我的三四年的私塾生活，于今才證明對於我是太無用了。因此我的處境也就愈加尷尬。愈加無望，真是如坐針氈。

再壞的是我幾乎孑然一身，沒有一個朋友。有是有一個的，且是總角之交，然而，倘從性情皮味來說，他是和我太隔離了。而我却很希望能夠得着一個別樣的伙伴。這個飽有學問，不晃蕩，不虛華，我可以在做人上學業上得到他的幫助。於是仗着這個幫助，從此

以後，我便自己看得起自己，不必再向任何人低頭，可以直面來看他了。

我的處境很壞，那種孤立無助的感覺也就壓迫我也更有力量；我開始默默觀察我那些穿着蒲鞋，或草鞋，以及濠造鞋子的級友了。我想從他們的言談態度來決定我的對象，而若果是看中了，那我就會毫不計及我的靦腆，我的淺陋，鑽山寒海的去取得他信任。

在我的級友中，在學問上和做人上，于我有過補益的人是不不少的，其中一個且將永遠成爲我忠實可敬的友人之一；但我現在想起的却是別一個人。

這個人使我注意的不是他的寒儉，但却異常整潔的外表。不是他的並不稱身，又舊又破的斜紋制服，他的藍布襪子和火麻草鞋。雖然牙齒潔白整飾，他的臉却似乎永遠沒有洗干淨過的；鼻子和眼脛周圍彷彿有着若干隱約可數的麻斑，但這個也不是他叫我注意的所在。

他叫我吃驚的是他的態度。

「怎麼，你覺得無聊嗎？」它似乎在這樣說，「我可覺得滿有意思呢！……」

他隨常都帶着一種獨來獨往的神氣。這不是目空一切，却是那樣的有定奪和有自信；

但在一個相知不深的人眼睛里却容易誤會成驕傲。尤以當他和人辯論的時候爲然。他是很喜歡爭嘴的，似乎爲人爲己，他都不容有一絲一毫的疑慮存在，凡事總得弄個明白準確。

有一次，幾個同學偶然談起新化街那些賣淫婦可憐而又可笑的生活情形，雖然他正是在做着自己的事，但却忍不住嘲弄的說了：

「你們只覺得娼妓很無恥嗎？當嫖客的也同樣的不要臉哩！爲甚麼呢，」浮上一個挑釁的和傲慢的微笑，他又教訓的緊接着說，「因爲賣淫並不是娼妓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嫖客這個可恥的行爲才能成立；……」

然而，大家的對他側目，却又並不在于他的種種怪論，而是他的態度。

因爲當他熱心於什麼論爭的時候，他總給人一種印象，彷彿他是在教訓人，或者登台講演一樣。他慣愛用一種自問自答語氣來同人辯難，而當他傾側了頭，又悠閒又尊貴的吐出爲甚麼呢這幾個字來的時候，任何一個虛懷若谷的人，似乎真也會對他多少感到不能忍受。一般人則多故意同他瞎扯瞎鬧，每每氣得他臉色蒼白，連嘴唇也顫抖了。

在一回冬天夜里，大家都照例圍坐在茶爐邊燙足取暖，忽然有人談起分晚的情形來

了。其間頂小的一個，禁不住笑話說人是從膈肢窩里出來的，於是，他起來辯證了，說明生產乃是另一器官的天然責任。

然而，那一個却死也不承認。他！她又挑皮的反問他道：

「這些那些都是空話！我只問你，你親眼看見過嗎？」

「我自然沒有看過。可是哥白尼說地球是繞着太陽走的，……」

「那就不必說了——你連看都沒有看見過啦！……」

「可是哥白尼說地球是繞着太陽走的，我們能說沒有親眼看過就不相信它嗎？！……」

這場爭論的結果，自然是徒討氣惱，因為對方始終無意打消那種作弄一個熱腸人的初心。同樣的，他也沒有把這個當成教訓看待，從此不多嘴了，在遇到傍人發表甚麼謬論的時候，他也照舊會那硬實心腸的挺身而出，期使事理的真象不致爲人歪曲。

他還有一個使人頭痛的脾氣。那就是他喜歡批評人，和直言別人的缺點。遇到甚麼人損壞公物，不負責任，不管教師同學，他少有沉默的。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學監，高大，白胖，蓄着漆黑的八字胡鬚，可以說是相當威嚴的了；可是這位先生不但庸愚，就要他清商

楚楚解決一件小事，也是很困難的。而對於這樣一個人物，他就不僅衷心的懷着鄙視，和在同學中指明他是個飯桶，而且他還妄想設法使他引退。

恰好這位學監有一個姪兒在高一一年級讀書，於是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中，他一下覺得他的時會已經到了。雖然平常對於這個姪兒，他是連話也少說的，但他以為這個並無大礙，向他間接的提出忠告倒要更為適宜一些。

開首第一句話，他問他和那位金玉其外的人物是否真是叔姪。

「是啦。怎麼不是！」那一個回答他，顯然覺得唐突。

「是親的嗎？」

「當然是親的啦！怎麼樣呢？」

「是親的就好。……你覺得同學們對他的意見怎麼樣嗎？老實說吧，我就無論如何不佩服他。又不管事，腦經也不清楚？聽說你們家里，很好的，那嗎何必定要來吃這碗飯呢？最好你勸他下學期不要再幹好了！……」

這一次他所惹來的閑氣最為厲害，許多人對於他也就更側目了。

他是涪陵人，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流落到成都去的。他在高等師範學校當過小工。當五四的高潮湧進三峽的時候，這個學校不僅是當日四川愛國運動的主要基地，許多前所未有的文化事業，也是從這裡發動的。他大約在工作期間讀過好幾年夜課補習學校，而在若干時日以後，藉着一兩個義務教師的資助，這個小工於是也就成了我的級友。

但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起初我就只覺得這是個熱腸人，必不會漠視一個人的上進心的。這便是說，若果我去向他請教，他必會給我幫助無疑。然而，對他愈覺欽敬，那個可能使我我們成爲朋友的機會，離開我也愈遠了。

曾經有好多次，我決了心要和這個人結識，但是都失敗了。到底我只能遠遠的站住裝着若無其事的神情，偷聽他同別人進行一種於我不大了了，但却有如磁石一樣吸引着我的新奇的談話。從這些談話當中，我第一次接觸到若干五四以來極爲流行的術語，而且知道了那個輝煌的日子在成都所曾掀起過的波瀾。學生們的遊行示威，焚毀日貨，以及如醉如癡的慷慨激昂。等等，等等。

有時他的說話是向人介紹他所知道，或者認識的四川新文化運動中的人物。而他最爲

佩服的，似乎是已故的王又木先生。曾去日本留學，在高師服務很久；後來却又從教育界引退了，讓自己的全部精神消耗在少數激烈青年，和廣大的工人羣中，置家小的生計于不顧。

「他有時弄來連飯也沒有吃的，一天只吃一兩個鍋盔！……」
這同樣是我想不通的，但是一種嚮往之心，却更燒着我了。

然而，直到第一個學期將近終了的時候，我才得有勇氣讓我突破那個使我自慚的難關。我担心我的英文會得零分，我實在不能置之不理了。單單賭氣的在課本的扉頁上寫下不做亡國奴幾個字總不行的。而在我的觀察之間，全班人的英文似乎只有他了不起；早課時候讀英文讀得最響亮的是他，敢於在課堂上用英語同先生談句把話是他；大着胆子，我拿起課本向他請教去了。

正如對付其他的級友一樣，他沒有拒絕我，倒是認認真真的滿足了我的需要。他是數得那樣負責，先教我拚讀生字，解釋文句，然後又領着我讀。而如是幾回之後，我覺得我和這個人的關係是進步了；但是不幸之至，新的阻礙來了。

爲了避免他笑話我，我是把我的英文程度相當隱瞞了的。因此，當他每次教完之後，帶着一種心滿意足的神氣，詢問我是否已經完全懂得的時候，我總向他扯謊，使他相信他的精力沒有自費；而在學習外國語文上，我也不是個笨漢。然而有一次，不知是因爲口氣上或神色間有了破綻，也許是大家已經混熟識了，答應了不作算，他倒還問我考問了。他微笑着，但却顯出一付大人盤詰一個犯了過錯的孩子的神情，指出一個文句要找講解。然而，非常倒霉，這個恰恰是我不很理會的一句！我立刻紅起臉來，腦筋也混亂了；至於失掉了對於剛才學過的課目的所有心得！

他笑了笑，故意將視線避開我；但却另外向我指出一個文句。

「這一句，懂吧？你問過三道的啦！……」

我同樣的不懂，我只覺得我的臉很燒熱；而他是嘆息了。

「唉，你這個腦筋真要話說！……」

口氣雖然並不刻薄，隨又那麼認真的一字一板的開始講解起來，然而，我的羞慚却已轉化成惱怒了。但我竭力約束住自己，只是恨恨凝視着他那隨着話語一點一頓的腦袋。我

是差一點和他吵起來的。最後，我一爪把我的課本搶過來了。

「最因這級，是了啦」我囁囁着，憤憤的離開了他。

「嗨！你這個人才怪……」

「所以大家都叫我怪物囉！……」

頭也不同，我一直的走掉了。

我已記不清回到寢室以後我哭過沒有，且有一點却是很清楚的：隨着一時的虛驚的消逝，我是被 望填塞滿了。失望我的偏狹和得罪了一個熱腸的友人。因為我隨即反省過來，他並不是有意要羞辱我的，他的率直只由性格使然。

此後我有好久羞於和他接觸，但一到了禮拜日子，我却總會情不自禁的去翻閱他那冊保存得很好的一抄本。里面的東西是他從學燈，覺悟，以及一些流行的小冊子上抄錄下來的。整篇的文章，摘要，和一些術語的釋義。有一回跑去向他請教的時候，他正在專心閱讀它們，於是我也順手翻閱了一下；而最爲重要的，是我忽然發現了那些我所不能懂得的種種新奇談吐的淵源。我當時以爲我會有機緣借來看的，關係既然弄糟，我就只有另行找

尋門路，以便滿足我的求知慾了。

他是幾乎每個禮拜天都要到高等師範去的。等他一走，而別的同學也大多跑向少城公園用花生米下茶的時候，我便躡足躡手摸進他的自修室去，從整齊的書堆下面找出它來。然而我却設不懂它！人生觀是甚麼意思？社會主義應該作何解釋？聖西門又是怎樣個人呢？……

奇怪的是我並不因此灰心。恰恰相反，我要理解它們的慾望更爲強烈起來。我十分相信，若！當時有人給我忠告，只要把它們燒化水吃了，那我便會立刻懂得它們，我也許老老實實的像個迷信的人樣，當作符咒把它們吞食掉的。不過雖然沒有傻氣到這個地步，在二次上，我却堅決反駁倒自己的一切顧慮，力說我要做的並不可恥，便把那個抄本小偷偷似的挾起走了。

我並不想拿掉它，我只打算帶它到寢室里去，稱心如意的讀上一通。因爲就在那里偷看，我的心神總是很不安的。然而，正當我穿過一個天井，跨上那條聯接着疑問教室的甬道的時候，他却恰合適在拱門邊出現了。

我失措了！而更爲不幸的，是他並不一直走開。

「禮拜天怎麼都不出去玩呢？」他笑着問我，當他停歇下來之後。

「有甚麼玩的呵！……」

我回答得很忸怩，同時却已背抄了兩手來隱藏我的臟物。

「你就忘記了嗎？Play whil you play」

也許察覺了我的表情過於難堪，他微笑着住了嘴，似乎就要走向自修室里去了；但他卻又感覺有趣的嘆一口氣，微笑着說：

「你這個人真有意思！大約我那天把你得罪了吧？」

「那里呵！」我說，更爲混亂的把頭勾下去了。

「你要知道，我並不是想要侮辱你呢！」他接着說；並且兩手插入制褲的岔包，兩足微微張開，有如講演一般的說下去了，「我這個人麼，你不來找我算了，既然找到了我，我是決不肯敷衍你的。爲甚麼呢，因爲你不是怕缺了席扣分數才來的，我也不是想拿點鐘點費：只求混過完事！……」

於是他舉出幾個教師和同學來，嘲笑了一過他。上課時的潦潦草草。

「還有候你坐的那個小鬼，甚麼都不懂得，也不想要懂得！……」

我爲這個同學辯護了幾句，誇說他的國文頗有根底。

「這些破銅爛鐵再裝多些又有甚麼用呵！……」

亮出兩排緊密潔白的牙齒，他嘲弄的大笑了。

「若果定要說這些東西真有用處，那也只有一點。將來好當秘書，擬通電，話些自己並不真心要說，別人也不真心想聽的假話！可是這個算學問嗎？對於人生社會又有甚麼價值呢？我看你也是連時代潮流的影子都沒有摸到呢！……」

疑想一會，他接連問起我幾個新文化運動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我也不知道。

「你是怎麼的呵！」他詫異着，又嘆了。」「你是甚麼地方的人呢？」

我告訴了他，忽然間興奮極了。我繼續道：

「這個縣名，你恐怕聽都沒有聽說過吧？四面是山，風氣蔽塞得很。甚麼新文化運動啦，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我上一年還在私館呢。從七八歲，我母親每一年拖辦借

價，都要接個老先生教我的，但她自己從未受過教育！……」

我滔滔不絕的說着我經歷，便連我自己也吃驚了。

但有一點却是很清楚的，由於前這個尷尬局面，我是忽然遷怒於我自小的處境，和我所曾受過的教育來了。甚至對於我的母親竟也深感不滿；僅僅因爲一向頗爲了解她，在孀居的幾十年中支持一個破落家庭的艱辛苦楚，沒有直捷表示出來而已。

至於那個抄本，我早已忘掉了，但却不停的用雙手緊捲着它。

「我的環境就是這樣！」我結束着；「又聾又瞎，甚麼都不知道！……」

我又憤恨又失望的拋出我的兩臂；而當這個近乎本能的動作而將完成的時候，我忽然發覺了這樣做是不行的。因爲那個賊物不僅將會使得我已復活的友誼重歸滅亡，更會萬不幸的使他懷疑到我的爲人。我又趕緊把手抄向背後去了。但我並不因此好受一些，倒是重又張惶失措起來，不知道應該怎樣安頓自己才好。

我頭勾得更低，我是幾乎快要哭出來了。

「沒有關係！一個人只要覺悟了，就好辦了，」他忽然同情的說。

他挨近我，在我肩膀上放上一支撫慰的手掌。

「我從前又懂得甚麼呢？」他繼續說，竭力想揪牢我，「我小時候才讀過四五年書！你沒有聽到說過，我原先是在高等師範當小工的，做夢也沒有想到我還能求學呢。我起初只希望有事情做，不會餓死就萬幸了。像我都能夠奮鬥得出來，在你們更容易囉！……」

拍拍我，他把手掌牽引開了；但他隨又不以為然的笑了兩聲。

「不過說一句老實話，你這樣打扮得公子哥兒一樣，我倒不贊成呢！一個人多享受一分，別人就會少享受一分。爲甚麼呢？因爲社會上的東西是有限的，正惟其有許多人都很奢華，所以別的許多人便連肚皮也吃不飽。你恐怕從來想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我確實從沒有想到過，雖然我是常常害羞於我的服裝遠比我的同學漂亮。但我顯得頗不耐煩的回答他道：

「又不是我自己願意這樣的嘛！……」

他與會忽爾的無聲的笑了。

「你那里拿的是本甚麼書哇？」

他問，意思是想把話題岔開。因為他既沒有伸過手來，也沒有要我交給他看；聲調態度也是很隨便的。然而，這是過後的事，當時我却被一時的敏感弄昏了。我錯覺到他已經發現了那個贗證，並且懷疑他的冷淡乃是一種更爲厲害的嘲弄！……

總之，我誤認爲我們的關係是快完了！而我一定當面丟底無疑。

「對不住你老兄，……」

我囁嚅着，顫顫的雙手遞出那個抄本；但他孩子般的笑了。

「你是好久拿到的呢？」他意外高興的說。

「因爲好幾次都沒有找到你，……」

我扯着誑，竭力想要掩蓋住我的狼狽；但我再也不能說下去了。我匆忙的把它塞在他的手里，一面頭也不抬的離開了他。我不知道我是怎樣跑回寢室去的，而在我躺在牀上不久之後，帶着無可比擬的愉快，他也閃着雪亮的牙齒跟進來了。……

我的思想和智識之得力於另一個級友，是比他強得多的。然而，他却是第一個用智力鼓舞我上進的人；因爲從此以後，他給我的幫助是太多了。有好幾個假期，我們都一道留

在學校里面，而他對我的督促，真是有如嚴師。直到三年以後，他退倒了，這就輪到我來管束他了。因為他是害的那種可惡的病，儘管鼻子嘴唇都廋失了。走路搖搖欲墜，却還那麼想吃東西！管得太緊，他會偷偷溜向校門口去，有時不惜弄來互相叫罵；乃至互相扭扯。

然而，這點管束若果說是報答，我的報答也就太可憐了。因為我到底沒有把他從死亡的利爪下挽救出來，正如他的把我從茫沒無知的掙扎里挽救出來一樣。他終於死了！早知道如此，我該多讓他吃幾堆楊麻子的花生糖呀！……

原 书 空 白

記
Y
君

茅
盾

船名叫做「醒獅」，這小小一組的旅客一共是五位，開船的那一天不遲不早是陽曆元旦。

預先打聽過，這條「醒獅」要走這麼十天才能到埠。但沒有辦法，十天就是十天罷。「沙基慘案」以後，「香港」交通還沒恢復常態，而且五位之中那個常常自吹他有「闖本家」的「準小開」不知從哪里聽來了無稽之談，像一匹鼓起了肚子不怕吹垮的癩蛤蟆，一口咬定要是在香港過身，準會惹起麻煩。就這樣，買票等等手續都由「準小開」一手包辦。

輪船公司也是抓住機會打算在這一條航線上插一脚，急急忙忙把貨船改了裝，說一共才只走了三班，這就可想而知，這條「醒獅」的設備不啻高明到那里去的。然而「準小開」單憑「楣客」一面之詞，只知道這是一條「新船」，且又一定的是「官船」，一幅美麗而舒適的近海旅行的圖畫在定妥艙位的時候便裝進他腦子裏了；因此，三十一日上午，

爲了周到起見，他親自上船一看，好容易揪住一個茶房帶路，從船長室抄過一排雖不怎樣富麗堂皇但也還精緻乾淨的房間，而後到了船尾，當那帶路的茶房指着一個長方形的黑洞，說「官艙就在下邊」的時候，「準小開」簡直是弄昏了。他看看黑洞右首是雞鴨棚，左首是廁所，突然伸手捏住了鼻子，轉身便走，不發一言。

那天午後，「準小開」的同行者接到電話：交涉辦妥了，船上人讓出了一間房，有六個鋪位，你們趕快上船，遲了也許又有變卦，到船上找西崽頭目就得了。

四點鐘左右，Y君和兩個同伴擠在那船上人讓出來的房間裏，三個人站成一排，側着頭我看你，你看我；三層的鋪架擋在他們面前，稍稍一個不小心，就會碰鼻子，而他們的背脊却已貼着了板壁；三位之中衣服穿的最厚的劉，幾乎連轉個身也怪費力。

「不對。不對，一定弄錯了！」劉大聲嚷着，他那凹面孔上亮晶晶地冒出一層油汗，平時的三分傻氣七分少爺派，此時掉過頭來足有七分的傻氣了。

「怎麼會弄錯，」靠在門框上那西崽說：「頭目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的。」

「那麼，你去叫頭目來！」劉很神氣地喊。面對着那三層鋪架。

「頭目上岸去了，你有話同我說！」

「那——那——」劉用臂推着Y君，表示要他讓出路來，「那我就找你船上的買辦。」

按照這間房的極端經濟的布置，Y君亦只能用臂推着那身在門外而又靠在門樞上的西崽要他先讓開，但是Y君並不這麼辦；他攀住了最上一層鋪架的木板，身子一縮，居然很順利地塞在中間一層的一個鋪位裏了，好像他早就有過訓練。

「錯是不會錯的，」身子折成兩半似的「坐」定了以後，Y君慢吞吞地說。他把頭伸在上層的鋪板之外，悠悠然笑了笑，又說道：「我們的準小開到底有點手腕，找到了這樣特別的房間！」

那西崽也笑了。「當真，這條船上就數這一間房是括括叫的，」他斜起半只眼看着劉說，「你瞧，亮爽，空氣好，那邊是船長室，這對面，就是大餐間。」

劉不作聲，扁着他那腫脹的身子慢慢地挨到門邊，自言自語道，「也能，等小開來了再說。」他抬頭朝前看，這才發見那三層的鋪架是緊靠着一排玻璃窗把窗做死了的，窗外

就是水和天，要不是上下層的鋪位距離太小，莫說挺腰而坐絕對不成，就連上去下來都得橫着身體，塞進去，那他是沒有理由還覺得不能滿意的。他輕輕歎口氣，也想學Y君的樣，怎生設法在最下層一個鋪位上坐下來，可是聳着屁股作勢蹲了兩下以後，終于知難而罷，只轉過身，把背樑靠住了鋪架。

「定規了罷？」西崽看見劉也馴順得多了，便想把使命完成，「頭目交代過，請你們把房間錢付清；收過定洋二十五塊，還差一百……」

「怎麼！」劉大聲叫了起來，「我們是打了票的呢！」

「那不相干，船票是船票，歸公司，這是我們的小伙，我們自家住的房間讓給你們的。」

劉當然不肯讓步，並且忘記了自己本來就不打算要這間房，抖擻精神，據「理」和那西崽爭論，劉是學法律準備做大律師的，眼前既然有這演習的機會，當然要拿出他的看家本領。然而不幸，劉的「普通話」土音太重，本來就難懂，他的上海話呢，一開口就叫人頭痛，現在他又興奮過甚，更加口齒不清，何況還夾着那麼多的法律術語！那西崽弄得莫

明其妙，只好光着眼看劉一個人在那里演說。

可是還沒開過口的S却打斷了劉的好興致。S不耐煩地叫道：「等小開來辦就得了，何必跟他多說廢話！」

剛才他們三人進這房來，S是第一位，現在如果要出去，他得等待到最後；他一進來就有這樣的感覺：這間房好此一個狹長的口袋，而他是被裝在袋底了。他根本看不見那西崽的面孔，可是光聽他頭目長，頭目短的，就覺得這是個奴才嘴臉十足的人，從心底裏厭惡起來，而他之所以插這麼一句，倒不是想戳破劉的氣泡，而是要權走那西崽。

果然，反應馬上就來，第二次又聽到「小開」二字，那西崽似乎恍然大悟，立即把客人口裏的「小開」和他自己腦子裏的「頭目」並排一比，當下就得出結論來：

「好，好，你們等你們的小開，我等我的頭目，讓他們自家當面談罷。」

這可把劉氣壞了。他哼了一聲，轉眼朝上看，S不理會，凝眸正望着這「狹長口袋」的一角。那西崽也已走了。劉歎一口氣，忽然有了寂寞之感。

房間的右上角，靠近門口，有一具碩大無朋的電鈴，S惘然望着的，正是這個，他想

像十天航程之中，這具電鈴不知要響多少次呢！他又猜想這電鈴是通到船長室的呢還是什麼大寮間？他又想到，要是仕深更半夜，這偉大的電鈴忽然叫個不停，那他和他的同伴們該怎麼辦：相應置之不理呢，還是到處去找那班鬼知道躲在那一角的西崽？

這當兒，房外老是有幾人來回地躡着，而且在門口站住了朝房裏看，悶在這「袋底」的S當然不會看見，可是他聽得Y君的慢吞吞的口音十分正經地在說：「要進來看看麼？今天換了人了。今天是在這里了。沒有什麼好看的，也沒有咖啡，牛奶，芥哩雞，蛋炒飯。」

這樣說的時候，Y君的緩慢而冷靜的音調以及他那事務式的表情，往往會給人異常強烈的幽默感。門外的窺視者笑着走了。劉也笑了，笑聲中帶點兒憤懣。Y君自己却毫無笑容，他從那夾板似的鋪位裏脫身出來，解開了他那有名的灰布大衫，露出裏面的棉襖，棉襖的兩只口袋裏裝得滿滿的，這里有日記本，信札，當天的報，新出版的刊物。他脫下大衫，鄭重其事的摺好，放在一邊，就揀出一份刊物，靠在鋪位上讀起來。

曾經有人說過一句笑話：灰布大衫就是Y君的商標。「五四」時代在武昌聽過Y君第

一次講演的青年們，後來在上海某大學的講壇上又看到Y君時，首先感到親切的，便是這件灰布大衫。這一件樸素的衣服已經成爲他整個人格的一部分，這從不變換的服裝，象徵了他對於革命事業的始終如一，的堅貞和苦幹。將來的革命歷史博物館要是可能，Y君這件灰布大衫是應當用盡方法找了來的。

現在且說他正在看書，而且摸出鋼筆，按住書角打算記下一點感想，旁邊的劉驀地喊了一聲，接着又連聲招呼道：「小開，小開，我們都在這里！」

一張女型的面孔隨即在門口出現，縐着眉頭，眼光掃了一下，便抱怨道：「這樣一間房，怎麼住得！」

「這不是你找的？」劉立即反詰。

「準小開」並不同答，靠在門框上，却訴苦道：「打了半天電話，嘴唇也說破了，結果是這麼一間！」

Y君一面在寫，一面却輕輕搥了一句：「恐怕還有別的問題呢！」

「那倒不會，」這是「準小開」的非常有把握的回答，但又馬上轉了口氣道：「劉，

我們一同去辦交涉去，這一間是不能住的！」

以後的發展並不怎樣複雜。當 Y 君索性爬在那中間一層的鋪位上，從看書做札記而發展爲寫一篇短文的時候，他的同行者來搬行李了；「準小開」終於另外物色到一間，這回是水手們「精讓」的，這回既無電話可打，當然是親眼察看過了，房間未必乾淨，滑機油和其他什麼油類的氣味相當嚴重，但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挺直腰板坐了，而尤有特點，房內還有一只兩尺見方的簡陋的小桌子，「準小開」得意地說，「碰和不夠大，打打圈的溫是剛好的。」然而還有個小問題：已經打好的官艙票怎麼辦呢？「準小開」一口咬定「能退一，他還覺得劉不够大方，只肯先付五元定洋，而且再三說明，要是退不了票，成議作廢。他們本來是定得有官艙的房間的，可不是？」

然而到此爲止，最熱心於挑選房間的兩位，却始終不肯到預定的官艙去看一看。那個長方形的黑洞以，雄峙兩旁的雞鴨棚和廁所，竟也把那還有三分靈氣的劉嚇得退避三舍，待到 S 發見了這夢魘似的所謂官艙並不和它的進口處同樣地骯髒而黑暗，那已是他們在水手房裏過了「夜而且」「準小開」辦退票不甚得手的時候。於是在「準小開」垂頭無語，劉

却自誇他幸而考慮周到，只付了五元定洋，而且和水手們言明在先的喜悅中，他們終於進了那命定的官艙。

船起錨前十分鐘，他們同行者的最後一人也趕到了。這一位「馬路英雄」根本不知道劉和「準小開」曾經怎樣奮鬥，——爲了大概十天工夫的住所。他只聽得Y君慢吞吞在說：「做西惠不成，做水手也不成，到頭兒還是官來了。」

臂上搭着他那件灰布大衫，Y君接着又說：還是他去住六號罷。六號裏的另一鋪位上，是個素不相識的旅客。

一一

將來的傳記家或許要把這十天的航程作爲Y君一生成業中的一個里程碑。革命的風暴從南向北，一年以後，在當時還是大燜爐的武漢，S又遇見了Y君，態度議論，一切都照舊，只是他那件灰布大衫已經脫下了，換上了軍服，——也是灰布的，那時候，Y君是那有名的軍事學校的主持校務的三委員之一。

他住在校裏，他從不說起他還日一個家，當人們知道了他有家而且年老雙親都還健在的時候，便是那些和他共事多年的同志也吃驚不小。Y君向來不講自己個人的事，他給同志們的印象就好像是「西遊記」上說的「天生石猴」。人們後來又知道Y君每逢例假下午一定回家省視父母。父親是小職員，也是不到例假便不會有閒的。好事之徒曾經統計，Y君每週的省親一舉，所費約一小時，不會多，但亦不至於少。

然而使人驚異的Y君的私生活還不止這一點。

大概是四五月裏的某一天罷，軍校裏忽然有了Y君請假一天的新紀錄；顯然不是因為生病，當天早上站在大門口警衛的學生明明看見他安步而出，灰布綁腿打的很整齊，清瘦的臉上依然那樣若有所思，冷靜謙遜，而又精神飽滿；當然並無緊急公事，校務委員會的祕書敢以人格担保。可是這一天從早晨他出校門以後，人們就不會見過他，也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有幾個客人來拜會，祕書代見，問起了何時可以面會的時候，祕書只好把Y君留下來的話轉述一遍：明天，上午八時以後，直到晚上十點。

這一天，Y君算是很澈底地留給他自己了。

第二天早上六點光景，辦公室裏果然又有了Y君，這是他規定的辦公開始的時間。這天除了出去開會，Y君總在辦公，見客，沒有片刻的休息，但照舊是那樣的從容不迫；晚上，他又和同志們討論問題，直到深夜。和他處得極熟的同志偶爾也問這麼一句：「昨天你到那里去了？」他只淡淡地回答道：「還是在武昌呀，不過家裏有點事。」

可是過不了兩天，人們終於知道他這所謂「不過家裏有點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說來奇怪，這消息還是那時在幹教育廳的L君傳出來的，而L君又得之於他的屬員，本城某小學的校長，校長則是他手下的一個女教員告訴他的。原來Y君那天請假為的是結婚。新夫人也在那小學當教員，為了結婚，也曾請假一天。那位校長十分惋惜這消息他得的太遲，據說他向「各有關方面」報告甚至對Y君的新夫人當面道歉的時候，都曾冒冒失失地用了這樣一句話：「真該死，我實在毫不知情！」

消息傳佈以後，Y君的同志好友們就議論紛紛。

對於Y君的此種簡直一個人也不「驚動」的作風，同志好友們倒也可以存而不論，問題是：他們這樣多的精明強幹的人兒怎麼這許多年來竟會對於Y君的「戀愛生活」——

借用那校長的話，「毫不知情」？沒有人能夠記得，Y君主張過獨身，但也沒有人能夠提出證據，Y君有過比較親密的女友，——更不用說愛人。「然則也是五分鐘戀愛的結果麼！」五分鐘戀愛是當時的流行性感冒，理論根據則爲細磨細琢的「談」戀愛在緊張革命空氣中實在不可能。你說這是一種非常現實的觀點罷，也行。而Y君當然也是抱有現實觀點的人。

困惑之餘，同志好友們所得到的一致，就是要求見見這位新嫂夫人。

Y君並不拒絕，可是很滑稽地拉長了臉說：「她」，只在星期「」還有點閒工夫。

「那麼，就是後天罷，後天是星期。」同志之一立刻接口說，那態度的嚴肅和口氣的鄭重幾乎等於約期商量軍國大事。

「哦，後天又是星期了麼？」Y君像要磕睡似的悶着聲音回答，但又淡淡一笑道，「隨你們各位的便罷！可是我不能奉陪。後天有一個會。」

看見朋友們的臉上都有驚愕之色，Y君又悶着聲音慢慢地加說道：「反正她又不是囚犯，也還不會生着什麼需要隔離的傳染病。」

朋友們忍不住哄然笑了。第一個提議要「見見」的那位正想好了一句俏皮話準備來個反攻，可是，君已經站起來，走到電話機跟前去了。

那天午後應該是歇中覺的時候，第X號教官寢室就有一個臨時的非正式的「臥」談會。特別關心着Y君私人幸福的三位革命家用了「爭決議」的精神互不讓步，嗷嗷不休。問題的前半段，他們三位已經求得一致：既然Y君對於新婚生活那麼冷淡，甚至不願意朋友們知道有這一件事，那就可想而知，他和新夫人的感情是有點那個的？然而爲什麼他又娶結婚呢。這問題的後半段爭辯最爲激烈，三位革命的理論家各有所見，而且準備堅持到「革命成功」以後。

「哎，哎，又得從頭說起了，真是，糟糕！又！」躺在靠近窗口的一張床上的A君發極地挺着床板說，「這樣的辯論，簡直簡直是瞎扯，得不到結論的，喂，喂，C同志，你斷定他這是五分鐘戀愛的一種形態，請問你根據什麼下這判斷？」

「得了，得了，」對面床上的B插口說，「倒好像你的議論比C同志的多些事實根據似的！」

「那麼你呢？怎麼你不拿面鏡子照照自己呀！」C撇開了A的挑戰却對準了B的心一舉。

B從床上坐了起來，帶點夷然不屑的神氣冷冷地答道：「我麼？我的論據，和你們是有本質上的不同的！我是從Y同志是一個有經驗的革命者，從目前的革命形勢出發……」

可是對面的床板又蓬蓬地響了，A一邊在搥，一邊叫道：「仁兄，老早聽厭了，你這一套！浪費精神，浪費時間，幹什麼？好，我要宣告辯論終止了；好，我最後一次再把我的意見總結起來……」

「贊成！」C大笑着舉起他那打着綁腿的一雙腳來，C的床位正和A的相連，他這一雙腳就在A的頭上舉將起來。「可是，我的A同志，L C依然帶着笑聲，同時眯着眼，做鬼臉：「我來代勞罷，比你自己做總結會叫人懂得明白一點。喂，B呀，是你在那里專唸革命的媽媽經麼？^你扯！而你這個同志C，又把什麼五分鐘戀愛來解說咱們的校務委員Y的行動，那簡直簡直是庸俗，平凡，市儈主義，機會主義，小蒲爾喬亞的不正確——意識！」

說完，C又哈哈地笑起來了，連A和B也忍不住笑了。

片刻的沉默。然後是A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道：「老是胡鬧，胡鬧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對！咱們正正經經再討論一下，五分鐘爲限，」B摸出錶來看了一眼，生怕G又來打岔，趕快急口再往下說，「A同志認爲這是封建意識使得Y扮演了這麼一齣戲，而Y之不免還有封建意識，依A同志的分析，就表現在他一星期一度一定要回家向父母請安，而由此A同志又推測，Y爲了要滿足父母的抱孫子的要求，更爲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古訓，終於在婚姻問題上違背了戀愛的原則而接受了父母之命。——A同志，這是你的全部證據；然而，你這證據是脆弱的，你的全部的推論全是非科學的！爲什麼呢？因爲你的出發點不站在目前的革命形勢，不把Y恰如其人的身份似的作爲一個有經驗的革命者來看的一！一個革命者在婚姻問題上有時可以違背戀愛的原則。但這決不是從封建的感情出發，而是爲了服從於革命的利益，爲了工作上的便利，爲了在必要時取得——」

B一氣說到這里好像不能不換口氣了，但也許在斟酌「取得」以下的一兩個字。這

當兒，高翹着一條腿躺在那里的C就很正經地提醒他道：「取得掩護，取得隱蔽，對不對？」

嚥下了一口唾沫，B將眼一瞪，還沒開口，對面的A猛拍一下床板歎道：「够了，真是想入非非！」

「不然！」C驀地跳了起來，板起臉，看着A說，「有書爲證。當初列寧同志……」
哎，不必引憑的那麼遠，就說那年我們在北平到什麼執政府請願，段祺瑞的衛隊開了槍，那時好像有這麼一位革命者趕快要找掩護，恰巧有一對趕廟會去的嫂姑，站在人家簷下迴避那排山倒海似的下來的人馬，於是我這位革命者就隱蔽到她們的裙子底下去了。A同志，這就是一種違背了原則的——什麼呢！」

C的話還沒說完，B早已氣得滿臉通紅，噉的坐在牀上，發恨地嘶聲說道：「老是嘻皮笑臉，真不成話兒！」

A也縐起眉頭，但又不禁笑了笑。看見自己的論敵受窘，當然高興，可是C的嘻皮笑臉的戰術實在也够厲害，叫人奈何它不得。在這一點上，A和B又有點同病相憐。

看來「勝利」要屬於最不把問題鄭重地來處理的那一位了。篤篤的聲音忽然從C的床位上傳來A和B都把眼光轉過去。C也在傾耳諦聽。聲音來自他那床位所在的板壁。不知是隔房的那一位在向這邊拍無線電。本末這是歇中覺的時間，而且房外走道中貼的標語也還有這麼一條：肅靜自重！A和B而對面看了一眼，吐吐舌頭。

然而篤篤之聲，並沒停止。

「幹麼？」C不耐地叫了一聲，也伸手指在板壁上重重地拍了幾下。同時又噁噁咕咕道：「人家早就閉嘴了，你還篤篤地，這可該讓我來警告你了！」

然而篤篤的聲音很有節奏地還在響，而且隱隱還有笑聲。

C忽然省悟過來，也屈起中指叩着板壁篤篤兩下，就問道：「是不是S同志呢？笑什麼？」

板壁那邊的笑聲放大了，S的洪亮的音調在說話了，一字一字清晰可辨。

「我們正在講一只故事呢……」

「什麼故事？」

「滅隍廟新上了匾，三個近視眼睹匾上的字。」

「哦！」C轉臉朝B使個眼色，便提高了嗓子道，「可是，我們也在講故事，真巧！」

「什麼故事？」

「我們講的是外國的故事，出在伊索預言。」

「哦？伊索寓言？」

「不——對！是預言，不是寓言。」

「哦，怎麼個預言？」

「伊索，他說，摸象的瞎子一共是四個，我正在奇怪，怎麼數來數去只有三位，可妙啊，立刻又添上一個，還是應了他的預言！」

「噫！——」又聽得見S在那里笑了，「瞎說！」

「不過，」C惡意匿笑着，又朝A和B眦眦眼，「寓言畢竟是預言，你自己找上來補這第四的缺！」

A和B都失聲笑了，隔房也哄然笑了起來。

三

一會兒以後，A B C三位都規規矩矩坐在各自的床上，S站在他們面前。

「你們也摸够了，」S微笑着說，「我來供給一點兒新材料罷。Y有過一個女朋友，——可不要誤會，只是朋友。……」

「對，敬遵台命，絕不敢誤會。」C說。

S却不理會C這譏刺，依然微笑地說下去：

「這一位女友却把Y同志當作老師，是讀了Y同志的文章然後通起信來的，——這樣，一方的眼中是老師，一方的眼中是朋友，直到變成了一家人！」

A和B都睜大了驚異的眼睛，房中只有一只小鐘的杪針跳動的聲音。於是，像噴了什麼出來，B和C忽然仰臉大笑，一邊笑，一邊用手指着A。

S却不笑，一臉思慮很深的樣子，慢慢地又說：「這一位女友和Y的弟戀變愛上了，

成爲他的弟婦，這可不是變做一家人了？」

「造謠！我才不相信！」C忍住了笑，喘息着說。轉臉望一下A和B，又惡意地笑了。

「你不相信？」S的臉色嚴肅起來了，「你沒有見過他的弟弟和弟婦？」

「見是都見過——」B接口說，却又搖搖頭。

「豈但見過，」A搶着說，「我和他倆還相當熟呢，去年我們有一個時期是同事。」

「」

「哦，那就有辦法證明——」

「可是正因爲我和他們同過事，我有資格證明你那個故事只是一個故事！」

「你不要下結論，」C攔住了A，「讓我來問他一句。——可是，」C轉臉看定了

S，「剛才你說供給一點新材料，這就是麼？」

S笑了笑，並不直接問答，自顧自說：「這裏有兩個可能。如果那位老弟不登場，那末，自稱爲學生的一位誰敢担保她不從門牆而入室呢？這是人情之所可能。但這一可能却

以另外一個可能做前提。如果被當作老師的不會把那已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一回事，那自然什麼就不同了。然而這一可能剛巧碰到了人情之所難能。」

A和B都不作聲，只相視而笑，這笑，可以解釋是「姑妄聽之」的態度，但也可以解釋是驚異的笑。終於是C又開口問道：「所謂父母之命，就是現在這一位麼？」

「這要老兄自己去判斷了！」S忍不住笑着回答，「我只知道，當Y決心獻身革命的時候，曾經表示，革命尚未成功，不願有家室之好，請廢止那神聖的訂約。可是對方的回答是：情願守一輩子，你幹你的革命去罷！」

「哦！」A急忙插口說，「那末他們並不是素不相識的了？」

「他們原來是表親，從小兒就很熟的。」

房裏又只有那小鐘的聲音了，S轉眼看了那鐘一眼，提起腳來正想走，忽然C大聲笑着叫道：

「編的真好！不要走，再編造一點給我們聽聽罷！」

S站住了，也笑了笑回答道：「如果編得好，那也不是我的功勞，這是蕭麻子的功

勞。可惜他遠在廣州。不然，他會虎起麻臉質問你，憑什麼就斷定人家是編造？」

說罷，S就走了。

這里，ABC三位好半晌都不作聲。遠遠地吹起軍號來了，近處也在應和了，終於宿舍外面院子裏也很洪亮地吹出那短短的調子。午睡時間已完，又要上課了。

A穿上軍衣，自言自語地說：「Y真是個怪人！真和他那一套！」

「蕭麻子和他是老朋友，」B也說「他的一些事，蕭麻子應當知道。」突然B雙手一拍，得意地笑起來，「啊，你瞧，我簡直幾乎忘了：蕭麻子本來也是愛那位學生的，也是因為那老弟一出場，他就退讓了。這件事，蕭麻子並忌諱，自己也對朋友說過。」

「也是個怪人！」C神情不屬地隨口應着，同時往房外走，「當然，我不是抬他在這一件戀愛的故事。那倒是合情合理的。」

這天晚上，就有兩句不倫不類的口號在軍校裏叫開來了，這兩句是：Y委員奉命結婚，X小姐堅持到底。和S君所講述的大致差不多的故事，也在到處傳佈，不過刪除了其

中關於那位「自認爲學生」的一部分。爭論當然也有。兩個意見相持不下：Y君辦這件事的動機究竟是對於封建道德的讓步呢，還是由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如果兩者都有一點，那麼，第三個問題：這不會傷害革命家的風度，還不違反「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麼？

可是這一切的議論紛紛，從中午就出去開會的Y君都不知道。因此，當熄燈號剛剛吹過，他回到校內，在他那簡陋的臥室中正看着秘書送來的一份報告，突然發見有一張字條夾在那裏，而字條上A的筆蹟明明寫着「對封建道德讓步和人道主義的行爲，是否符合於我們的革命立場？應當怎樣解答？請您抽出幾分鐘來給我分析一下。」——他當真摸不着頭腦。

他把這字條從頭至尾再看一遍，微微笑着，就擱在一旁。同志們之喜歡辯論抽象的問題，他是向來就知道的。可是他做夢也沒想到今回這個抽象問題倒是從實際問題引出來的，而且問題的主人公就是他本人啊！

看完了報告，摸出日記本來記下一些要點，他隨手拿過那張字條來夾在日記本裏，就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在辦公廳內，在照例的和教官們作一次簡單的會議以後，他望着坐在那裏的A，就想起那張字條來了。他打開日記本，取出那字條當衆揚了一揚，用他那沉着而和平的聲音說道：

「有一位同志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抽象的問題。要是這位同志不反對，我願意先聽他的意見——」他頓了一下，然後又補充道：「把這問題來個具體的說明罷！」

Y君一邊說，一邊就將那字條遞給坐位和他最近的人。字條在人們手中傳過去了。大約有一分鐘的沉默。人們都知道這字條上所指的是怎麼一回事。人們偷偷地看了Y君一眼，就又望着稍稍見得有點局促的A。誰都以爲Y君早已知道昨天下午以後校中的紛紛議論，因而誰都懷了極大的好奇心準備傾聽Y君的談話而常尖銳，平談而又深刻的言論。

然而Y君的神色是那樣平靜，他若無其事地翻着手邊的一疊公事，嘴裏輕輕發着催促A的一個音——「嗯？」

「這，這問題，」A開口說話了，眼光溜到S那邊，似乎在徵求同意，打算把那「故事」和盤托出，可是突然又變了主意，笑了一笑，便接着說道，「我想，簡單一點罷，例

如，不在戀愛的基礎上而爲了父母之命去結婚，應當怎樣解釋呢？女同志們認爲這是助長了封建勢力對於青年的壓迫。……」

Y君抬起頭來了似乎他終於明白了眼前提出的問題就是他自己的問題。他笑了一笑，等候A說完他的話；然而看到A不想再往下說了，他就接口道：「這要看當事人是否被壓迫着去做的呢，還是出於自動。至於什麼戀愛呢，在我看來，恐怕也得有個基礎。要是在戀愛的基礎上和反革命者結婚，恐怕也不足爲訓。」

忽然有人插口問道：「可是人道主義如何呢？」

Y君的臉色嚴肅起來了他慢聲答道：「除了對付反革命，我倒也不覺得人道主義有什麼不對。……」他朝在座的人們看了一眼又接着說，「而且，人道主義這名詞，恐怕不好隨便用的。革命，當然不是爲了要講人道主義，革命是爲了消滅壓迫者，息滅專制獨裁，爲了爭得被壓迫者應當享有的人的權利。我們是爲了要使一切都平等自由，都有幸福，這才來幹革命的。要是只顧到什麼自私的戀愛而使你的最親近的人受到痛苦，要是連那爲了你而犧牲自我的人你都不能使他幸福，那我們還幹什麼革命？……」

說到這裏，Y君很激動了，他那瘦而長的臉上微微泛起一點紅暈。但他的聲浪依然那麼沉着。平。

他沉吟了一下，然後把嗓子提高些，像作結論似的加一句道：「當然，前提是你那最親近的人不是反對你的事業的，你顧到他們的幸福同時並不妨礙革命。同志們，我的意見對不對？」

沒有人再發言了。會議就又轉入了日常的程序。A的面前忽然地來了一個紙團。A打開一看，是S的筆蹟，鉛筆寫着：「你相信麼；人情之所難能！」A望着S點一下頭，提筆在那紙上無心的劃着，坐在對面的C看見A信筆寫的，橫橫直直的，只是兩個字：聖人！

（一九四五、七月七日寫畢）

原 书 空 白

「字，字，字！」

—— 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 ——

洪
深

一個戲劇工作者，三十年來曾經自動地或被動地置身于各種不同的環境中，接觸着各式各樣的人物，體驗着各式各樣的生活！從某一方面看去，我似乎是朋友中間最善于充實自己，瞭解人性的一個。他們往往驚訝我的奇遇和冒險，甚至羨豔我所兼收並蓄的，竹頭木屑似的龐雜的見聞，亦許那些被驚訝的與被羨豔的眞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所可遇到或發現的，但是實際上，奇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龐雜的見聞亦是偶然獲得的，然而隨緣生活的人們，却不珍惜那些奇遇和龐雜的知識，不加关注或檢拾罷了。至于冒險的機會，更是到處都有，因冒險而獲得的亦更廣大，但是人們老想把自己封鎖在自己的身體裏，老想把自己的靈魂圈禁在一定的領域裏，那末冒險的機會于他有何用處，萬紫千紅與鸞頰的果實他又何從採擷或嘗味？

不過，朋友們更遺忘了一件事，就是我在體驗與檢拾的過程中所遭受的困難及痛苦。給予困難及痛苦的並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與生活不可或離的人事關係，社會風習。我雖然耽于冒險，檢拾，但是每每在頭破血流之餘，玩味享受我的收集品的時候，發現這種苦樂參半的行徑，不免有痛定思痛之感，然而根據我職業上的要求和不可改變的性格，必得有

「件替代的方法，那方法即是我四十年來未曾放棄的癖好：讀書。

也許我可以說，在我的無數的良友之中，四十年來那位一刻不離的朋友，祇是書——各種各類的，洋裝的，線裝的，正經的，無聊的，有意義的，乏味的，寫得好的，甚或「豈有此理」的書。我的讀書除了「純粹的享受」那種簡單的理由以外，主要是要滿足我工作上的需要。一個戲劇工作者除了具有數得出的必備的知識，常常會有許多突兀的，意想不到的「辭典」亦應該知道，尤其是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一個電影公司或是一個戲劇團體，不可能有像西方的電影公司戲劇團體那麼俱全，完備的組織，往往一個導演得身兼數職，除了編劇導演之外，佈景，道具，音響，效果，攝影，服裝等工作都會集于一身，故事實上導演必得是一個「全才的」工作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卅年來我大部份的讀書是爲了要應付環境。我已經說過，實際的體驗常常給我帶來了無數的人事糾紛，而找專家，專家不多；找朋友，朋友亦不能有問必答。讀書則不會發生人事糾紛；大至宇宙，微至蟻螻，各有專書；一本書說不清楚，再找第二本；你多看它一眼，它不致怪你麻煩，一看不合式，就丟開，它不致怪你蔑視它。尤其是那些社會上認爲不可公開的，或是緝紳

先生難以言之的，連我這慣于橫衝直撞的冒險家亦無法涉足的問題，然而又是工作上所必須要知道的，那時候，如果找到一本合式的書，捧上三點鐘，不必顧忌社會的指摘，大人先生的側目，和我自己的安全而得到一個滿意的答復。那種愉快是無法言喻的。

但是我讀書亦不是完全臨渴掘井式的救急，我平時讀書亦有似我平日在實生活中的檢拾，奇花異草亦好，竹頭木屑亦好，于我都是一例的，我讀七字唱本的王婆罵雞，和讀莎士比亞的戲劇是取同樣態度。我曾經從萬寶全書中找到和大英百科全書中一樣有價值的材料和知識。許多人已經不知道的，連舊書舖亦不收的「宦海須知」曾經在最近的一次導演中幫了我一個大忙，上海公共租界的電話號名簿在電影編製上曾解決我多次提取人名店名的麻煩。

我雖然交游各色人等，有時卻不免不能深刻認識，幸而我有較優的賦與——記憶。我利用記憶上檢拾的記錄，再加上我可能有的心理學的，生理學的，社會學的知識加以分析或判斷，使我對人性有進一步的，更深入的認識，這於我的工作可說是最基本的訓練。可是我這些知識却不是從課堂上學來的，因為我是一個學工程的學生呀。

讀書不止使我避免很多麻煩而有體驗，冒險之樂，并且提供我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有一位最如人意的伴侶，但是我最喜愛的是，有時他不一定完全是一位柔順向人，豪蕪骨氣的朋友，我喜歡它無言的抗議——與我的看法不同的書籍——儘管它抗議，可是它是無言的，它給我一個考慮的機會，它給我以思索的餘暇，雖然它們是不會收回它們的抗議的，但是比之于一位自稱諍友的傢伙，老是在你耳邊滔滔不息的嘵舌不是更可愛嗎？

近來大家都在歎息書籍缺乏的日子，我幸而有種方便可以讀到最可能迅速寄到的國外出版品，雖然數量是那麼少，但是我已很滿足。每當接到一二種新的書籍，我躺在我破書齋里，在鄰居孩子們的不斷啼哭中，我悠然地踱進了這些新鮮的園地，我是毫無目的的慢慢地，或是細心地探尋，有時它們跟我辯論，有時欣然同意它們的見解。不過當一卷讀完，燈暗茶冷的時候，掩上書葉，擡頭看到壁上一架破書，令我不能不想到我在廣州石牌被敵人搶去的數大箱書，如果那些書現在能作為某些人冒險慢步的園子，亦許稍可沖淡我茫然的憶念吧。

原 书 空 白

下
鄉
去

郭沫若

一、卡車的追逐

重慶的天氣有點像歇斯迭里的患者，容易興奮，也容易消沉。

還是初夏，但前兩天太陽突然剛烈了起來，室內氣溫竟高過了九十度。

大家都在發愁，十九號準備下鄉的卡車是沒有棚的，在剛烈的陽光裏晒兩個鐘頭下賴家橋，恐怕誰都要晒成乾魚去了。

十八號的半夜過後，閃擊了一番雷電，微微酒起了雨來。風大，把開着的窗門吹打得震響，我被驚醒了。又在作別種擔心，沒有棚的卡車，不會淋成水老鼠麼？

好在雨沒有洒好一會也就住了，十九日的清早顯示出一個不晴不雨的陰涼天。

——究竟我們都是幾員福將呀，天都看承啊！我同立羣走上了市民醫院的門口的時候，向着已經上了車的幾位朋友們，有意幽默地這樣說。

車上的朋友是胡風、翰笙、乃超、海觀、湘樓諸兄。

兩位司機同志要我坐司機台，我讓立羣坐，立羣也不坐，我們便一同爬上了車廂。

——太太願與士卒同甘苦啦。胡風向立羣調侃，顏面的動作坦負了解釋的任務，表明所謂「士卒」主要指的是我。大家笑了。

在車的前頭不很遠忽然發見鄧初老坐在「中英科學合作館」的轎形小卡車裏面，他坐在車後的中門旁邊靠右手的末位，側面正當窗口，所以把他看得很清楚。

——初老，你們往那里去呀？

——往北碚。你們呢？

——回賴家橋。

——好啦，我們能同一段路。

——你們那邊還有空位子嗎？好不讓郭老駁上去？翰笙的這句話沒有被初老聽得清楚。

——好囉，不要麻煩人家。我連忙制止着了。

我們的卡車先開，立在敞車上招搖過市，想起了上海戰役時赴前線救護的情形。車開到李子壩附近的時候，初老們的車子把我們超過了。彼此嘩叫了一下。

有一段路我們的車子緊跟着追，有點像電影裏面的偵探場面，我把右手比成手鎗形，不斷地向初老放射。福態的初老始終笑容滿面地向着我們。

本來已經是落後的，車子在化龍橋停了一下，跑在前頭的初老，永遠跑上前頭，看不見了。

二、林園訪友

過了山洞，在林園前面不遠，我們把車子停了下來，準備去訪問俠公。

俠公同翰笙一樣是文委會的副主任委員，他在三月初回貴州奔母喪，最近才回重慶，回來時文委會早被解散了。

面臨公路的一棟有樓的民房，俠公的家在那靠左的一部分。樓上樓下一共只有二間，他前幾年担任過陸大的政治部主任，為取和學校相近，賃居這兒。請任解職之後，這層便宜雖然失掉了，但為遷移的困難，仍舊沒有動。

向左手走上了幾步石坎，俠公的大的兩個小孫子在側邊玩耍，我招呼他們，他們似乎

不認識我了，沒有走近身來。經過一個沒牆的院落，走到棋房的屋簷下。

——俠公！在家嗎？

——哦，你們來了！窗口上俠公露出了半個頭來，驚喜地叫了一聲，頭又縮下去了，但有好一會沒有欠一動作。

一位前任勤務兵在院落裏挑糞，看見我們來便火速轉向屋後去了。

俠公一面鉤着長袍，一面從書房門口露出，邀我們進去。

還未週歲的一位小公子坐在竹椅裏，頭很大，面色暗暮，營養不十分好，兩隻眼睛睜得很開，望着我們，但也並沒有驚惶的意思。

——太太不在家嗎？

——唉，她剛才出去買東西去了。

——你們搬下鄉來住了？

——不，是乃超要把他鄉下的家具搬進城，我們是帶便來看看鄉下的朋友的。還有，今天中午，我們文委會的朋友們在賴家橋聚餐，你也去吧？

——好的，我一定去。

很樸實的那位前任勤務兵繞進書房裏來準備獻茶。我極力阻擋着，但也無效。來客太多，要費大量的茶水，我心裏很不安，一口也沒喝。但我看見有一兩位朋友却喝得很泰然。

——你所要的盧森堡的「政治經濟學史」，我忽然記起這件事又向俠公說：「我已經得到蘇聯朋友的回信，說一定要請對外文化協會寄贈。信上還說着「盡可能設法成功」的話，可惜我忘記把信帶來。

——那好極了，俠公回答着：只要有原書，我就可以完成一項翻譯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順便解決一部分的生活問題啦。

盧森堡的三大冊「政治經濟學史」俠公早已翻譯了一冊出版問世，但中下二冊因為沒有原書，便把工作停頓了。要譯完全書是一項相當大的工程，俠公有這樣的雄心，我是極力慫恿他的，但可惜原書總不容易到手。

——很匆匆忙忙地催着大家走，當我們走出書房門時，俠公夫人回來了。她和立羣分外地親熱。原來用了一年多的女傭人今天才走了。我想大約是看見俠公失職，在別的地方另

有了高就吧。心裏不免有點暗然。

在書房旁邊是食堂兼會客室，我和立羣順便穿堂而過，去看屋後因坡而成的菜圃。據說都是那位樸實的前任勤務兵親手栽種的。

這一向這兒的燃料起恐慌，俠公在院落裏和我並排地走着，他這樣說，不記得是談到了什麼話觸動了這個問題。煤也買不到，柴也買不到，我們已經向人借用了四百斤煤炭了。

哦？上次不是領了些煤灰下來還堆在那裏嗎？今天去就將這卡車給你運些來不就好了。

俠公聽了高興得不得了，和初看見我們來了的時候那種由衷的喜悅差不多。

三、白果樹下

卡車在金剛坡山道上盤旋，愈接近賴家橋愈發生着好像回到了故鄉的感覺。

金剛坡下的田疇坦陳着，大地在開朗地微笑。

那株高大的白果樹又顯出來了。那兒便是文委會的院落，它是那院落的老關人。我真愛它，我真愛那白果樹，我愛它那獨立不倚，孤直挺勁的姿態，我愛它那鴨掌形的碧葉，那如夏雲靜湧的樹冠，當然我也愛吃它那果仁。

『白果樹下有花園，

一羣小主人。

我們大家真高興。

有志氣，有精神，

都像白果樹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們要撐到天邊摩到雲。」

往年做的七七幼稚園的園歌應着卡車的節拍，不調和地從我嘴裏哼着。

車轉下平疇了。跑完了一段大拋物線形的弧道，經過了中西清真孤老院，公路平直了
起來。

水牛山上的銀杏亭也看見了，山上的芭蕉依然青翠。這是文委會所經營出的小公園。隨着公路邊上的一道圍門，和門上的橫額我所寫的「小牛山」三個字，都還沒有折毀。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鳥在唱歌。

我們大家真快活。

學讀書，學寫字，

都像水牛推磨兒。

不做聲，不洩氣，

我們要邁着脚步踏着地。」

七七幼稚園歌的第二節又在我嘴裏哼。卡車煞車了，已經停在了白果樹下。

大家連忙跳下了車。「尹家灣五十號」張着口和我們親吻。怎麼宏敞的外院打掃得很乾淨，並不顯出經過了風波的樣子。空氣清新特很，小白花狗已經長大了。它有點怕我，見到我沒有表示親熱的歡迎，但也沒有拒絕，這是因為我向來不大喜歡狗的原故，我

愈朝前進它愈朝後退，最後率性各自掉頭走向遠遠一邊。

西北角上的七七幼稚園早就停頓了。我所寫的匾額是還存在着的。推進門去，兩間房間裏，前間堆積着一些柴，後間是空的。壁上用色紙剪貼的一些星星和新月，「兒童樂園」幾個字還存在。窗戶沒有開，陰森肅殺之氣在這兒特別嚴重。

轉進西側的內院裏看了一遍，再穿向東側的內院裏去，俠公、翰笙，及其他幾位駐鄉會友在大禮堂門前站着。內院也都打掃得很乾淨。尤其這東內院，因為去年年底房主人慶賀七十雙壽，整個黑漆了一道，又在四處加了一些匾對，很顯得金黑輝煌。

辦公室，除掉西廂房一間辦報銷的清理室外，都是空的，辦公的棹椅及一切用具已經點交，還集中封存在原作圖書閱覽室的一間大房裏面，就在大禮堂的右手。

大禮堂裏，總理遺像和遺囑都已經撤消了。兩名看守傢具的衛兵，擺了兩尊床，在那兒書寢。

——傢具爲什麼不搬去呢？我問原任秘書何成湘兄，他是經常駐鄉的，憤性地還以祕書的資格照顧善後事務。

——據總務處說，還沒有卡車運。

——樂得兩衛兵，閒得沒法，白天只是睡覺。另一位朋友這樣插說。

——一位衛兵大概是受了驚擾，側身起來，揉了揉眼睛，望了望我們，又躺下去了。

我在系念着：七七幼稚園至少應該維持下去才好，小孩子們受着這樣的打擊，未免過於殘酷。但是會被解散了，曾友們自然會分散，大家的兒女也就隨着散開，幼稚園的必要似乎也就沒有了。

——這房子是政治部發給我們的嗎？俠公忽然這樣發問。

那里，在文委會成立以前，我就住在這裏面了。房主人把整個的院子租給了我，年租二千元。我回答着。

——哦，年租？俠公大吃一驚。山洞的房子月租一千元，我還以為便宜得很呢。

——但有趣的是，另一位朋友說：這院子政治部却打算『收回』，目前是『准予清理室暫住』。

四、塞翁之馬

散居在附近的戶友和眷屬，陸續都聚集攏來了。大家都很高興，但男的和女的卻自然分成了兩組。

朝門外，白果樹陰下，一段階沿，在前本來是衛兵站崗的地方。平常一出入，對衛兵的答禮總不免要或舉手或點頭，而且匆匆而過；今天沒有這樣的麻煩了，男的一組十幾個人，不期然地品排着坐在這階沿上，而臨着公路聊天。

談談國外，也談談國際，談談身外，也談談切己。

國內究竟是在進步的，民主兩個字至少是流行了。

國際必然趨向團結，即使有人主張孤立或分裂，但事實上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非趨向團結不可。是人民的意志在作主宰，形成爲歷史的規律。

日本在今天必然震動和平攻勢，重臣財閥派尤且衷心願和，條件却不容易講。日本內部有矛盾，盟國內部也有矛盾。甲國能滿足的條件，乙國不見得能滿足，一國之中，甲國

能滿足的，乙派不見得能滿足。待條件還未講好，有大的力量參入，情狀便立即改變。

蘇聯的參戰是必然的，只是時間的問題。日本的和平攻勢也正促進蘇聯參戰的一個重要的因數。蘇聯不能讓一位好戰的選手被留下來，在十年或不足十年之後，在遠東，再來和他作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寒翁失馬，安知非福』，大家目前雖然閒暇，有爲的日子還在後頭。

都在滲錯着談，談得無拘無束。

我自己痛罵了四川歷史上的幾位大文人，司馬相如、楊雄、三蘇父子。他們專門做帝王的花瓶，而三蘇父子尤其是反對王安石新政的死黨，可謂胡塗透頭。

胡風不知幾時回到了他的私寓裏去，同着太太一道來了。黃色短褲，潔白短袖襯衫，好像洗過一次澡，精神煥發地，全身發着新鮮的微笑。

坐在階沿上的人都沒有起身來作那種不必要的客套，大家都以融合的無拘束來表示歡迎，我向太太寒暄了一下，她穿過我們的排排坐，想走進門去參加院子裏面的女兵組，胡風却來參加了我們的排排坐。

正當胡風夫人將要走進朝門的時候，我的夫人從裏面出來了，看見我們品排的坐着，她笑了，而且很爽朗地說出：

——真是「無官一身輕」呵！平時誰也不會坐階沿坎，今天大家都在這兒坐着。

也有人說明：平時有衛兵站崗，當然不好在這兒坐了。這話微微有些抗議的性質，是說平常也很平民化，並不是因為丟掉了「官」才平民化起來了的。

我忽然說起，我也曾說過這樣的話：「有官本不重，無官身更輕」。

盧鴻基也來了，坐着滑竿。我們這次却大家都起來讓了路，讓滑竿一直招進院子裏去。

鴻基並不是一個人來，他是隨帶着了和我們爭奪朋友的死敵。他的肺病發作已經三年了，一直睡在鄉下靜養。其實靜或有之，養是說不上的。他的臉色慘白，有點浮腫。隨在他身後的這敵人在猶笑：機關裁撤了，看你這個俘虜朝那裏走？

五、離合悲歡

從大禮堂裏暫時把兩位衛兵老爺請了出去，設下了四張席面，坐得滿滿的。

廚房大司務老金的手腕真不錯，今天的席面做得特別可口而又豐盛。他是成都人，五十多歲了，以前來會的時候本不識字，做了四年多的大司務公然能寫能讀了。他是住會的，當我每年在鄉下住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黃昏時候都看見他在大禮堂門前的天井裏讀「新華日報」。文委會雖然解散了，清理室還有幾個人留着，他硬不肯離開。

已經遣散了勤務兵，凡是在附近居住的人都跑來幫忙。我失悔在初關照鄉下朋友的時候，沒有說多備一兩席。各家的小朋友們都沒有可能來，也是一件憾事，不然的話，不是還可以聽聽他們唱七七幼稚園歌和其它的兒歌嗎？

大家都吃得很高興，有酒，也划了拳，和往日一有紀念集合時的情形似乎並沒有兩樣，但似乎也有兩樣。

飯用過後，多數的朋友都集中到我們的住房裏閑談。那本是外院北牆下的一座原有的堆棧，坐北向南的土牆長條房子。我們把它隔成了三間，開了些窗眼，覺得也還適意。每年暑間我們都是回到這兒來住的，住到霧季的時候又搬進城去。因此所有一切動用的傢具

都還保存着的。但今年是不是下鄉來住，却在考慮。

院子很大，做研究院倒很適宜，可惜離城太遠，交通不方便，而且太孤單了。

研究院有希望麼？

很難說。要想找有財力的人資助文化事業，中國似乎還沒有現代化到那步田地，即使有，也不能不有所顧慮的。國際間呢？顧慮恐怕還是一樣的多，左有左的顧慮，右有右的顧慮。

鹿地研究室的山川君來了。中午的聚餐本來是邀約了他們的，也因着顧慮，沒有出席。我走出房門外迎接着他，他不願久留，只站在院子裏談了一會。

他不久要同鹿地一道到昆明，是受了美軍的邀請。但阻礙却很多。研究室附近，近來白天有異人換番巡邏，甚至連夜裏也有。

研究室相距不上半里路，在公路的那一邊，靠近金剛坡的山麓，是我在三廳時代建立的，其後事實上隸屬文委會，文委會裁掉了，管理情報工作的二廳在繼續照管。

白花狗走來親近，它親近的是山川，不是我。它是由研究室裏要來的孤兒，它的母親

在去年夏天早就被那兒的衛兵打去吃了的。

往年我只感覺着居鄉有打狗棍的必要，今年我感覺着居鄉有狗的必要了。

朋友們知道我有午睡的習慣，在中堂和西首書房裏的人，都在準備告別了。盧鴻基一人坐在東邊的睡房裏一座藤沙發椅上。我坐在床沿上陪着他。他從西裝的衣包裏取出了一張像片出來，是我五十歲時分送給大家的紀念品。他要我在像片上簽上他的名字，我簽了，他頗覺吃力地，扶着杖，站了起來，眼睛裏的笑發着冷光，似乎想說什麼話，但終竟沒有說出什麼話。

朋友們照拂着他上了滑竿走了。

六、夜來風雨

本來打算當天就回城的，因為乃超的行李收拾費時，改在明天清早。

俠公在我們午睡的時候，搭公路車回山洞去了。在他自然是不便久留，女用人走了，家裏有三個小孩，而他又是好爸爸。

我們也收拾一下行李，作的是留去雙關的步驟。假使下鄉來住，因為大的一個孩子在進小學，也要到七月初才能來，東西留着不能不加一番檢點。假使不來，那就等日後有交通工具的時候方便運走。

黃昏時分，我同立羣，還有其它的朋友，一道到賴家橋去散步，兩位司機同志在院外調理着卡車。房主人的黃老太爺，就在院牆脚下的田坎上督耕。那田本來是我們租用的菜圃，交還了他，他在趕耕，大約是想插秧子。

——你們的鋪位都在裏面鋪好了。同行的前任副官盧鴻謀向司機同志說。

——不，我們要在車上睡。

——把車門鎖上不就好了嗎？立羣插說着。

——不行的，胎被偷掉一個也就不得了。

從前在長沙大火的時候，我說：周副部長的車子便被人偷過一次，後來到桂林才找着。門就鎖着，內行是有辦法打開的。

朝西走，在成渝公路上走不上三百步光景便是賴家橋，一道石橋獨在一道小河上。這

兒是一個車站，另外有兩三家店舖，賣飲食雜貨的。立羣在一家店子裏面買了點糖果和茶葉。

天黑下來了，鄉下沒有電燈，森森然好像回到了原始時代。

走回院子的時候，司機同志正從院裏把鋪陳抱了出來。

督耕的黃老太爺還在那兒督耕。水牛都疲倦得不耐煩了。耕到牆腳的石坎邊不肯轉身，黃老太爺站在石坎上幫忙拉着牛鼻索，死命地在那兒拖。

立羣有點不大舒服，她先去睡了，我在書房裏，在魚油燭光下，展着斯太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讀。

我讀完了「關於列寧主義的基礎」，又讀完了「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夜境很岑寂，心境也很岑寂，但我並不覺得我是一個人。

壁上掛着的一張斯太林的照片俯視着我，我自己絲毫也沒有睡意。

夜半過後突然刮起了大風，又在飄着雨粒。立羣也驚醒來了。我關心着車上的兩位司機同志，我想出去看看他們。

——怕朝門關了，他們在車上會淋雨的。

——門不會關的吧，怕狗咬你呢！

我實在也有點怕狗，把中堂門開了一下，外邊是漆黑的。雨是飄來雨，並不大，大約不久便會住的。風洶相當猛，把魚燭吹滅了。

七、惜別

二十號的清早醒來，已經五點過鐘，雨却下得很大。

——糟糕！司機同志們不曉得怎麼樣了？

我趕着，冒着雨跑出去，朝門果然是關着的。

——糟糕！

我趕快去打開朝門。兩位同志就在屋簷下礙難容一人睡下去的乾地上面鋪着地鋪，看情形他們是靠着門坐了一個半夜。

我說了千萬聲對不住，請他們進來，天已經亮了，卡車也用不着看守，便把他們請到

內院的林息處去，請他們再休息。

雨不斷地下着，似乎有綿下去的樣子，我們有點後悔，曉得是昨天趕着回城去就好了。我和立羣商量，想搭公路車回去，立羣也有這樣的意思，因為四個小孩子留在城裏，實在也放心不下。

算好，雨下到九點鐘左右也就開始住了。行李陸續搬運上車，最後替僕公運了一些煤，連人帶行李把卡車堆積成一座山了。

我們要上車的時候，立羣邀我同上水牛山去。路很淋漓，山上的花木已經呈荒蕪的現象了。銀杏亭已經傾斜，帶皮杉木所綴成的花攔已經零落。銀杏亭三個字還在，署的日期是「甲申六月」。這是我去年下鄉的時候寫的，那時，亭才完成，山也才從墳堆中開闢出來不久。因為我愛銀杏，因為我愛水牛，所以我就借它們來作爲了亭名與山名。還不及一年便呈出了這樣凋零的現象。

各色的花帶着雨還寂寞地開着，大都是經過了攀折的殘餘，而被人委棄着的。

立羣主張折些回城去插花瓶，我感覺着有點不忍。

——要關照一整秦奉春才行吧？

回頭關照他好了，去在這兒，結果還是被人折去。

折了一些柳穿魚，金貝介，美人蕉，和一些常見而我却不知名的黃花。

一株矮矮的花石榴，高還不及兩尺，僅僅在一莖枝條上開着一朵，雙瓣而鮮紅，還有幾顆苦蕾。看來一定是今年才開花的，它引動了我。我想折下來，但又躊躇了。枝子有點垂，我在初還以為受了雨，花笨重的原故。待我低下頭去細看時，它才是早被人折斷了的。我便下了決心，索性把它折下來。

立羣還在菜園裏面買了一籬筐四季豆，又一籬筐黃芽白，是向合作社買的。合作社是文委會辦的合作社，只留了一位朋友在結束後事。合作社租了好些田地栽瓜種菜，也從一些荒山上墾了好些地面。租的退租，墾的半就荒蕪了。我們所買的只是一些殘餘。

立羣說：買回去可以犒勞用人。另外我已經買了好些豬肉，可以讓他們大打一次牙祭。

走回卡車的時候，秦奉春也在那兒送行，我拿着花向他打招呼：奉春，我們折回去插花瓶。

——好的。已經沒有剩下什麼好花了。都被人偷了去。文三會被解散的消息一傳出，菜也被人偷，花也被人折，開始是折，後來率性連根和土的搬走了。

奉春說着這話時的表情和聲調，不是憤激而是憂鬱。水牛山公園是他一手一足經營出來的，連水牛山和銀杏亭兩個匾額都是他刻的字，他是美術家，做事很精細，因而也就徐緩，同人們背地裏稱之爲「施樂先生」。施樂是英文 Slowly（慢）的對釋。他費了一年多，將近兩年的經營，結果遭了蹂躪。這心情，我能够了解，決不會是尋常的。

——是些什麼人來偷的？立羣問得相當憤慨。

——還不是附近機關裏的人，毫無辦法，奉春仍然以迂徐的調子熏鬱着。

卡車快要開了，我再進院子裏去繞了一遭，看忘記了什麼東西。中庭裏好些被昨夜의狂風吹折下來的銀杏樹枝；我懷着惜別的意思拾起了一枝來，也想拿回城去在花瓶中供養。有一個青青的果實，沒有想出還在枝頭。

原 书 空 白

十八世紀移植來的他

曾虛白

人是羣的動物；誰沒有一大堆的朋友。然而友字上面加一個良字可就不同了，有許多
人交了一世朋友也找不出一個可以加上這個字的人。誰能終身有一兩個良友伴着，該真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究竟怎樣的朋友才算是良呢？有什麼一定的標準沒有呢？當然，各人看法不同，怎麼
普遍承認的標準是沒有的；可是一般人衝着好朋友叫知己，我以為這知字或者可以拿來做
測驗良友的標尺。什麼叫知？按着近代術語講，知就是認識。兩個人彼此有充份的認識，
這才算得上稱謂良友哩。

人與人間要有充份的認識不能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老李老張天天跟我在一間屋子裏
辦事，老王老錢天天拉着我去看戲喝酒，不獨他們的臉相燒了灰我也認得，就是他們走路
的脚步聲我也一一分辨得出來，誰也不能說我不認識他們的了吧。可是出名老好人的老李
會突然捲款潛逃。見了老鼠要嚇得高聲尖叫的老張忽然會投筆從戎參加青年軍入伍去了。老
王是個詩人，是位藝術家。他的老婆是他做詩即興的唯一對象，是他藝術作品唯一靈感的
寄託。並且他說到做到，每天真是如影隨形，跟着老婆粘在一起的。他忽然也會另組「偽

組織」，把心愛的老婆像破鞋子一樣的扔到垃圾堆裏去了。老錢呢，最是出我意外。他是朋友中間公認最沒有出息的一個人。肚子裏沒有一滴墨水，認得的字，中外打在一把算，湊不上一百個。見人祇是一股傻勁，什麼話也談不上。最近聽說加爾各答昆明間跑了好幾趟，居然變成了千萬富翁之一了。

眼看着這些朋友在我眼面前一個個的變了質，我驚駭人與人間的距離竟是這樣的遼遠。可是從另一方面講，有些人並不天天跟我混在一起，也並不常常湊在一堆擺上幾小時的龍門陣，偶然一兩次的對答，竟會使我感到不期然的共鳴，從此也許就給他發生一種靈感上的密接。他的舉動，不用申述，我會瞭解他的用意；他內在感情的起滅，不用表達，我會感知他的波動。我可以跟他默然對坐幾小時，在默契中增進了彼此的瞭解。腦波的交流形成了心靈的融洽。跟這種朋友在一起，我開始發現人我之間並無界線，更說不到距離。

最後我彷彿覺悟了一點真理。凡是生命的認識相同，生活的旨趣相符合的人們，他們中間自然會發生一種粘合作用，要是不然的話，雖然是骨肉父子，雖然是結髮夫妻，儘管

你一年一年的同桌子吃飯，合被窩睡覺，總覺得彼此間隔着些什麼似的粘合不起來。因此有的人，一見面就會發生心心相印的感覺；有的人，雖然打混了半生，這一個心靈上的波動却永遠打不起那一個內心上一點兒縐紋。

做了一世人，能够找到這樣幾個發生粘合作用的對象，真是最大的幸福。這是超生理，超社會的一種結合。生理所造成的父子母女兄弟姊妹這些關係不能做這粘合作用的基礎；社會所造成的同學同事同鄉同黨這些關係更不見得能促成這種粘合。佛說人生八苦中包括了「愛別離」與「怨憎會」的兩苦，這就足以說明，希望在一起的人偏不能跟你在一起，而深惡痛疾的人偏要跟你擠在一起，是人生最普遍的現象，最普遍的痛苦。這也就說明了家人父子同學同事同鄉同黨中間，雖然可能有真良友，可並不一定有真良友。

良友相處是人生的幸福，可是在形成這幸福的結合過程中，却有時也會發生不幸的悲劇。比方說，這裏有兩個人，這一個認為彼此生命的認識，生活的旨趣處處都相符合，抱着一腔熱情要接近那一個，可是那一個却冷冰冰的沒有反響。良友的結合，一見傾心，就能心心相印的固然是無上的幸運兒，可是這種幸福的獲得，需要一番印證，一番試探的磨

鍊以作交換，或者也不能算是造化小兒過份的作弄吧。然而這磨鍊是一種掙扎，當然是極大的痛苦。正像單戀者片面的追求，企圖化直流為交流，真不知要多少精神上的鞭撻。磨鍊而得到預期的收穫，痛苦有了報酬，誰也不再想到那痛苦的存在。磨鍊而一無結果，那追求者撫摩着精神上的創傷，徘徊於決然揚棄與繼續努力的歧途上，這才是人生最不幸的遭遇。

我就是這不幸遭遇者中間的一個。說朋友，我有不少；說良友，我也很幸福地有幾個；可是，惟獨一個人，我自信已經澈底認識了他，他却始終不認識我。我在不斷的印證，不斷的試探中，希求他的反應，可是直到如今所得到的祇是冷冰冰的不湊不深。這磨鍊已經有六七年了，瞻望前途，我還看不到結束的可能。這篇文章寫作的動機，就祇想印證我對他認識的是否正確，希望有那麼一個機會落到他手裏，使他憬然覺悟林林總總的人羣中，竟有這這樣一個澈底認識他的我，那我這番努力，結束了我六七年的磨鍊，解除了我心頭解不開的苦悶，真是值得慶幸的事情。

他目前已變成了一個無親無友，囊無餘，家無宿糧，衣衫襤褸在街頭蹣跚的流浪人

了。我想，在重慶街頭常常走走的人，一定都遇見過他。他住在江邊山頂上的一所茅草屋外。每天早上十一點鐘光景，你如走過那山下的公路，就會看見一個穿着破爛黑大褂子的外國人，一手掖着洋傘，一手夾着皮包，順着那下山的小路，直着眼睛，踏着大步，匆匆忙忙地走下來。這就是他。他下了山，誰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可是，在重慶街上的人，彷彿又到處看見他，老是那樣直着眼睛，踏着大步，像有走不盡的路程。

他身上那件黑大褂是一個奇蹟。假定在冬季，單單薄薄地禦不了寒；假定在盛夏，黑森森地真要熱死人。可是他一年四季就祇有它。他從不想換，似乎也沒有換的需要。他腳上早就沒有套上過鞋和襪，光着腳踏遍了峻礮的山路。

他的臉相，乍看時你會嚇一跳，彷彿教堂裏掛着的耶穌聖像走下地來了。一頭蓬鬆的亂髮，順着兩頰生下來，會合到額下結成一把最豐盛的絡鬚鬚子。在這鬚髮的叢莽中，他那一對炯炯有光的眼睛却吸住了你。假定他向你望一眼，立刻會感到一種力量攝住了你。

他外貌是個外國人，在法律上，已經是個中國人，可是在他的心底裏，那一國人他都

不願做！他憧憬着自己理想的天國，厭惡着 實環境的醜惡。肉體束縛住他，使他跳不出這厭惡的現實，可是心靈的警覺，又使他痛恨自己的妥協。他在這矛盾的心理鬥爭中生活着，徬徨着 煎熬着，不得不每天晚上揀着枕頭邊的離騷，求慰藉於古人，拉着三閭大夫共灑同情之淚了。

這樣一個奇人就是我一直追求未得的良友。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長沙。那時候，武漢已告危急，我們的同事分成了兩部份：一小部份跟着T兄留在漢口進行應付危局的緊急工作，大部份的人，由我帶領了到長沙南岳之間布置新機構繼續我們的經常業務。有一天我接到T兄的來信，除掉了報告他們在漢口工作狀況之外，很興奮地訴述遇見一位熱心工作的外國同志的經過。那封信裏說道：

「……我們這一座辦事處，樓上樓下到處都埋上了炸藥，準備一聲撤退，一根火柴就把整個房子炸毀了。這幾天是在火藥庫裏辦公，烟當然不准抽，就是火柴也給搜棄盡了。」

「在這緊張情況之下，我們還抱定決心要把那「中國之聲」的國際廣播維持到國軍撤

離武漢的最後一分鐘。電台，我們已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搬上一條泊在江心的輪船上。這個水上電台已保證了我們最後撤退的最大安全，可是廣播人員，在這各機關各團體疏散淨盡的局面下，到那裏去找呢？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事情巧得很，有一天W兄來找我接洽公事的時候，偶然談起這件事，他說，現成有一個人正苦悶着不能繼續廣播的工作，你們求供雙方不謀而合，再好也沒有的了。據說，這個人雖是一個外國人，愛中國的熱誠却比普通中國人要強得多。他英文寫作的完善是超過一般牛津劍橋畢業生，這還不足為奇，最難得的，他漢文根底的淵博，竟不是目前一般中國人所及得來的。目前他的同事都撤退了，他的廣播節目也停止了，他却堅持要工作下去，沒有人理會他。」

「我聽見了這消息，真是高興極了，就問明了這位熱心外國同志的地址，第二天親自登門拜訪。」

「你道這位外國同志的房間是怎樣一個情況，說出來你也不相信，就是當我一腳踏進去的時候，也以為這決不是外國人居室，一定是我記錯了門牌。可是查看找的手冊，再向

四鄰一打聽，千真萬確，一點兒也沒有錯。

「他的門是半掩着的。我第一次推進去的時候，一看就縮腳出來，所以還沒有着得十分清楚，第二次再輕輕扣了幾聲，沒有答聲，就挨身進去，這才看明白了。」

「這時候已經中午了，屋子裏却幽暗得像快近黃昏。丈把見方的一間房，祇有高過人頭那裏有一扇小窗，那上面還糊着破爛爛的報紙。報紙縫裏滲透進來黯淡的陽光，照見滿屋子的灰塵蛛網。這邊屋角裏放着一隻行灶，四週散布滿了柴片煤塊，還有一把破蒲扇。跟行灶並立着的却是一只白木的馬桶。貼着靠窗的牆，放一隻半桌，桌子上堆滿了許多破爛的書本，雜陳着茶壺，茶杯，筆墨紙硯，桌邊上還立着半枝蠟燭，淌着半桌子的蠟燭油，在那一隻角落裏，幾塊木板擱在兩只瓦缸上，這大概就算是一只床吧。在紊亂的被褥稻草和書本衫袴堆裏睡着這屋子的主人。」

「我走進去，並沒有驚醒他。大概有六尺光景的身材吧，仰天筆挺睡着，動也不動。很高的鷹爪鼻子。突出的罐骨和高聳的眉骨，把兩只眼睛包圍在深窪裏，額骨很寬。臉容很瘦，看上去去年紀不到三十，可是臉上已經有很多網紋。他是穿着長褂子和衣而臥的，兩

隻膀子或者因爲木板太窄的緣故，在床邊左右下垂着。

「你是誰？」他突然醒過來，操着很流利的國語問我。慢慢地坐了起來，懷疑地望着我。我就很恭敬地申述我的來意，他聽見了突然高興得跳了起來，逼着我要立刻帶他到電台上去開始工作。

「你看，這是多奇怪的一位朋友。自從他擔任了英語廣播之後，不論深夜黎明從來沒有差過一秒鐘，廣播辭又寫得那樣的生動活潑，雅俗共賞，你該慶賀我們得了這樣一位寶貴的工作同志。」

「我現在任務已快要完畢，幾天內就準備跟着最後撤退的部隊，渡過襄河，步行繞道經常德來跟你們會合。今天已叫那隻水上廣播台，一路繼續廣播，一路沿着湘江到長沙來。這位外國同志到時，你要好好的招待。百忙中，我沒有工夫跟他細談，連他的身世還沒有摸清楚，你可以仔細跟他談談，還是值得訂交的一位朋友。」

這位外國朋友就是我要介紹的他。我接到了這封信之後，天天抱着好奇心期待着。記得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跟着其他電台上的同事到了。一手挾着一條紅氈毯，一手提着

一隻書籃，此外一無長物。見了人愛理不理的樣子，有些像驕傲，可也有些像靦覷。我因為T兄來信的寬容，早懷着敬愛他的心理，一見面就捧上一大堆歡迎慰問的辭句。因為他是外國人，我對他說的當然都是英國話。他却冷冷地答覆道：

——我懂得中國話，請你以後不必講外國話，好不好？

我不免有些凜然之感，知道這位朋友不是隨便就可以納交的。那時候天已快黑，想他路上辛苦，需要休息，就準備了一客客飯給他吃了，把一副新棉被褥鋪設在一只小鐵床上，說明這是專誠為他設備的簡陋臥具，就道了晚安，掩門出來，準備明天再給他細細長談。

第二天一清早我推門進去却嚇了一大跳。床上的被褥還是昨晚鋪上去時候的原樣，顯見沒有摸過；他却捲着自己帶的紅氈毯和火爐在地板上。聽見我進去，他一骨碌就爬了起來；順手把紅氈毯向旁邊椅子上一擦，揉了揉眼睛，向我瞅着。

——這什麼意思？我脫口而出的追問。

——什麼？他莫明其妙地反問。

——床上有臭虫嗎？可是這樣冷，那會有呢？

他才明白，我奇怪他為什麼不在床上躺。突然，他張開嘴狂笑起來，笑得臉脹通紅，眼睛裏淌着淚水，還是在笑。坐下來伏在椅子背上，雙肩不住的顫動，還是止不住他的笑。可是，不知怎麼，一下子，笑聲忽然停止了。他擡起頭來，臉上早已收斂盡狂笑的痕跡，板着臉問道：

——你不懂嗎？

我不知道該怎樣答復的好，呆瞪着他。寂然半響，他忽然問道：

——你還記得現在是戰爭嗎？你還能想像到，在這時候有不知道幾千幾萬人，站在水深沒膝的壕溝裏，披着單薄的軍衣，繫着三天沒有裝過飯的肚子，瞪着敵人的陣地，眯一眯眼睛還不放心的嗎？我們在後方，偷閑睡覺已經對不起他們了，若說要我鑽進那溫暖的被窩裏去，既沒有生就這副骨頭，更沒有這一顆心！

我雖然有許多維持工作效率必先保持身體健康等一番話準備在口頭，可是看了他那一種嚴肅而冷峻的態度，益發加增了凜然之感，現成的話粘在舌尖上吐不出來了。呆呆地瞪

着他，祇感到這一位瘦骨嶙嶮，道貌儼然的外國同志，表面上雖冷若冰霜，在他的胸膈中却充塞着潛熾的熱情。我雖碰了個釘子，更覺得這個人的可愛。

於是，在天快黑的時候，我又走進他的房間，邀他同去吃小館子。他一口答應了，可操出一個條件，酒菜飯錢，平均分任，誰不請誰。我以為他客氣，當然就說，雖然算不了什麼接風，也想借此表示一點歡迎之意，幾塊錢的東西，我是堅持不肯讓的。我這一堅持，他可真急了，一急却就急出了他的心話。

——先生，老實說，他脹紅了臉分辯道：我生平還沒有吃過別人出錢請我吃的飯。因為，吃飯是爲了養命，拿怎樣的錢來養我這條命，我認爲不應該忽略的。人家口袋裏的錢，那裏來的，怎樣來的，我根本不會知道。這樣來路不明的錢買來的飯，雖是山珍海錯，我咽不下去的。祇有我自己口袋裏的錢，我才相信得過它的清白，把它買來的飯，雖是青蔥豆腐，我也能吃得很香。先生，請你原諒我，我這個例是不能破的。

我真有些受不住了，這不是當面罵人嗎！他也看出了我臉色不對，跟着分辯道：

——我決不是對你先生存什麼惡意，或是懷疑先生的品德。這是我做人的原則，不論

人，不論地，從來不變的。過後你就知道了。

給他這一說，我的氣也平了。就同意了他的條件，一同出門到大街上一間小飯鋪子裏，揀定了座位，點了幾樣最便宜的菜，可不敢就叫酒。我吞吞吐吐地問他可喝酒，想不到他一聽這個字，眼睛裏彷彿就發了光，臉上堆起了我第一次看見的微笑。他點了點頭。我問，要什麼酒。他說要大瓶的麪酒。

我是喝不下多少酒的。他一杯接一杯的自斟自酌，我祇好拿着空杯子奉陪。最初他還保持着沉默，等到五六杯下肚之後，臉皮上泛起了紅暈，他就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了。我想乘這機會，向他表示一點敬佩的誠意，不經意地說起，像仰這樣一位享受西洋物質文明慣了的人，肯到中國來這樣吃苦，真叫我五體投地了。他聽到我這句話，突然停止了向菜盤裏投梭般下箸的筷頭，張大了眼睛呆瞪了我半天，然後又擠小了眼睛鄭重地問我道：

——你知道世界上真能享受物質文明的有多少人，你知道任何繁華的大都市中和它的週圍有多少人在過着畜類還不如生活！我沒有到中國來以前的生活，在物質享受方面

說，的確比現在好得多，可是看着那一大羣一大堆在泥淖裏像蛆虫般掙扎的人們，你想我還能享受得下去嗎？這種享受，是運用着巧取豪奪的卑鄙手腕，壓榨許多人的血汗，敲吸許多人的骨髓去搶來的。我自問還有良心，還知道保持我做人的人格，這享受是極刑，炮烙我靈魂，凌遲我真性。因此我才不顧一切的逃出了那吃人的環境。我不能留在那環境裏奮鬥，祇知保全自己，這是逃避，是可恥的怯懦，你還要來恭維我，真叫我置身無地了！

那麼，你到中國來就感覺減輕了這種痛苦了嗎？我這樣追問着。

——少見些人頭畜鳴的殘暴者，總比較痛快些。他興奮地舉起杯來一飲而盡，接着說道：中國也有大財翁也有窮光蛋，可是富的還不至富到把一切人踩在腳底下喘不過氣來，窮的還不至窮到像坑裏的蛆虫那樣的翻翻滾滾。他突然提起拳頭在桌子上砰的一拳，把酒杯裏的酒潑了一桌子，大聲嚷道：可是，那裏能找真正是人住的世界！

全飯館的座客都向我們投射驚奇的眼光，或者以爲我們在吵架哩。我窘迫地再給他斟滿了一杯酒，舉杯勉強給他對喝了一杯，借這一個舉動向大家糾正他們的誤會，然後輕聲

問他道：

——怎樣的世界才是人住的呢？

——簡單得很，彼此坦白真誠，你不騙我，我不瞞你，這就是一個人住的理想世界。

可是，你現在能找這樣一個人給我嗎？

他又在罵人了，可是我已進一步瞭解了他，不再放在心上。我覺得他有着這樣反對階級制度的觀念，或者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就坦白地問道：

那末，實現共產主義或者可以糾正這個畸形的世界吧？

他忽然兩只手捧了頭，仰天狂笑起來。半天才止了笑，反問我道：

——你以為我相信共產主義嗎？實際這不是主義不主義，制度不制度的問題，問題的
中心祇是人性。假定人性是忠實的，任何主義，任何制度，不要口不應心的，實實際際地
實行起來，都可以為人類造福的。要是不然的話，主義制度全都是騙人的幌子，害盡了天
下人，可找不到負責的人。

這樣痛快淋漓的放言高論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不覺興奮起來，跟着附和道：

——誠字本來是儒家的基本觀念，我們何妨再發起一個新運動把這個字提倡一下子呢？

他閉着眼睛憂鬱地搖搖頭，半嚮不作聲，順手喝乾了面前一杯酒，長長地歎了一口氣道：

——太遲了！這世界變得太快，我們雖有天大的能耐，也鬥不過那些牛鬼蛇神的了。我已經身親過許多波浪，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渺小。請你不要見笑，讓我再給你自我介紹一下子：我是個怯懦的逃難者。

一下子他收斂了光芒四射的眼神，低着頭突然沉默起來。我感覺他像一隻負傷的獅子，在暗陬裏舔着傷疤，抑制不住的同情心使我更急切地希望知道他的身世。當我這樣問他時，他搖搖頭道：

——讓過去埋在遺忘的墳墓裏吧！這一具惡濁臭穢的屍骸，人家是不值得去翻它，它也不願意給人家翻的了！

憂鬱沉默又把精神煥發的他像紗罩般罩了起來。從此他祇管低着頭喝酒，半俶半俵地

敷衍着我殷勤的問詢。然而，我却又進一步認識了他。

我們在長沙逗留了兩個月，全體工作同志分乘了六輛卡車，沿着湘綫黔川的公路，搬到重慶來辦公。他當然也跟着我們一同走，一路上水遠是那樣獨往獨來，好像驕傲，又像靦腆。有許多同事們知道了他的熱誠工作，敬佩他，想親近他，可是誰也揭不開他這一層憂鬱沉默的罩。

到了重慶，我第一件不能解決的是他的薪給問題。就工作講，他最少每月應得三百元，可是他堅持祇肯拿六十元。他說，他向來拿六十元，國難嚴重到如此地步，做公務員的誰不應該負責，現在忽然加上二百四十元的薪，憑什麼來呢！況且，六十元一個月豐衣足食，足夠有餘，在這烽火連天的時局下，有多少人領了家送了命，我們能豐衣足食還不滿足嗎？他堅決不肯再多拿一個錢。最後還是我說好說壞的想出了一個調停的辦法：公家照例給他三百元，他自己拿六十元，多下來的二百四十元，每月給他在銀行裏專立一個戶頭存起來，由他自己支配或捐或贈去做任何公益的事情。這辦法總算得了他的同意。

他怎樣處置這一筆存款，却是一個極饒趣味的研究資料。最初我知道他是每月送到嶽

勞總會裏去的，可是沒有幾個月就改送到紅十字會裏去了。再隔幾個月，連紅十字會也不送了，却在郊外租了一座草屋，收容些街頭流浪的乞丐和難民。末後，他自己也搬進這草屋裏去住，儼然成了這難民乞丐集合家庭的一個家長了。

有一晚，過了午夜，我已上了床，他忽然氣急敗壞地奔進我的臥室，一壁擦着汗，一壁喘着氣，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

——先生，這一次你一定要救救我的急！

我嚇得從床上直跳起來，不知道他遇見了什麼意外。急着問他什麼事。

——一個可憐的孩子……快死了……沒……沒……沒……人肯醫！他竟語不成聲了。

我趕緊下床來拉過一只椅子請他坐下，再倒一杯熱茶給他吃了平一平喘。他却焦急地立起來拉着我就要走。我說，事情還沒攪清楚，說明白了再走。他沒辦法，祇好捺着性子，把事情的原委講給我聽。

他六點鐘離開了辦公室走回家去的時候，瞥見馬路邊上躺着個衣衫襤褸，骨瘦如柴六七歲光景的小孩。俛身細看，臉紅紅地，眼睛水汪汪地瞪着天，嘴裏不斷着啞啞。他料想

這孩子發着燒，探手摸摸他的額角，果然燙手，燒得利害。四面張望一下，過路的竟沒有一個人注意這個孩子的存在。他急了，高聲嚷，這孩子是誠的，也沒有人理睬，祇有幾個人立定了，他傻笑。

他真急了，僵下身子把這孩子抱起來。僱了一輛洋車，叫車夫向市民醫院拉，市民醫院診斷的結果，却說這孩子患的是猩紅熱，傳染不能收。再上城裏寬仁醫院，回頭又找求精中學的寬仁醫院，都遇到了同樣的拒絕。他又鼓了最後的勇氣，一直趕化龍橋的武漢療養院，醫院當值的再三道歉，還是拒絕。他沒法子，抱了那病孩子，回到兩路口，在小客棧中開了個房間，把他安頓在床上，趕來找我設法。

他那倉皇着急的樣子真叫人感動，我趕緊給他打電話請急診的醫生，一方面派一個工友跟着他到小客棧裏去幫忙照料。第二天，他沒有來辦公，據工友回來說，醫生趕到，那小孩已經斷氣了。趕着買棺埋葬忙了一夜半天，才把這件事辦妥。

他對窮苦無告者的同情真是沒有底的，無論什麼地方看見有窮人，總是掏着一把一把的鈔票往他手裏塞。因為倒空了袋底，自己熬着肚子挨餓是極普通的事情。至於拿他錢的

而已。

因此，使我悟到，他對自己生活的潦草濶責，也是同樣心理的反映。他吃的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大餅油條，穿的是四季不離身的破布大褂，住的是灰塵蛛網密布的黑屋子；終年不梳不洗，滿身氣味蒸人；出門總是走路，從來不搭車子。這一切，人家都看了奇怪，問他所以然，他總笑答是名士派，其實，何嘗是名士派，也祇是鞭撻自己的肉體來減少良心上的痛苦而已！

因此他對於工作的認真也是異乎常人的。他擔任的是翻譯和廣而。就翻譯方面說，真可說是一字不苟。他常說，中英文字雖然是南轅北轍，迥不相同，可是祇要肯用心搜索，總可以找出絕對相同的成語來對譯的。這搜索却真苦了他，每因一字一句的斟酌，他會停筆構思到一兩個鐘頭，其收穫的結果，的確常會使我拍案叫絕起來。他仿說，某一次我和他合譯一篇文稿，遇到「不值一笑」這一句成語，左思右想，再也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譯文。他摸着鬍子儘在屋子裏繞圈子，足足有半個鐘頭，突然拍着桌子道：「有了，Bener

in Contempt 不是再巧合也沒有了嗎！」的確，巧合得簡直是大衣無縫，他的腦汁可也絞得苦了。因為這樣認真，他的工作不能做得怎樣快，可是，他又抱着不做完不肯停手的堅決意志，因之常常日以繼夜，不休息，不睡覺的一鼓作氣地不斷死幹着。

他死幹的精神在廣播方面現得最十足。他擔任的是對英定向節目，時間排在深夜一時。稿子一字不苟的自己寫，寫好了自己播，不論寒暑，不管體力的够不够。每晚如期派送，從來沒有脫過一分鐘的班。這種盡職的精神，雖已足令人起敬，可還是一般人做得到的。直到「五三」「五四」大轟炸那個時期，他那維持自己這一個節目的苦幹精神，却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了。

那時候，廣播電台方面，因為城市附近每天要遭到轟炸，決定叫全體廣播人員搬到沙坪壩去工作。一般廣播員都住在沙坪壩，在那裏寫稿，在那裏工作，還並不感到過份的麻煩。惟獨他，以為寫廣播稿，豈是住在鄉下，閉門造車寫得好的。資料的來源在城裏，寫稿一定要在城裏，寧可每晚寫好了走十八公里到沙坪壩去播。他是向不坐車的，況且那時候日夜轟炸，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車子。敵機不斷的來襲，日夜的爆炸，那一個不是攪得筋

料，還是埋頭寫稿。夜深了，要是沒有月亮，人家經過一天的緊張，都疲勞得像木頭般躺在床上了，可是他還得步行十八公里到沙坪壩去。假定不幸遇上了月明之夜，爲了不脫節目起見，他有幾次還帶了特別通行證，冒着生命的危險，趕到電台上去。

究竟爲什麼他要這樣幹？他也像我們一樣的痛恨倭寇嗎？也像我們一樣的愛中國嗎？或者是的，或者不是的，我不敢作任何肯定的斷語。可是借着苦幹來減少他良心上的痛苦，這一點心理，我可以斷定他是有的。

他看着人類種種現象，祇覺得到處是醜惡，是不平，隨時使他發生劇烈的反感而厭惡人類，憎恨人類；可是同時他又感覺到人羣社會是一種團結而堅實的力量，以自己這樣一個人來抵抗這力量，實在太渺小了，決計發生不了一點兒功效的。他不能不妥協，不能不退讓，可是妥協退讓又是他自己的良心所不許可的，於是不得不一方面求慰藉於無目的的施捨，一方面鞭撻自己的肉體，在苦幹中減少自己的痛苦。

逐漸逐漸地，他雖在人羣中生活着，却離人羣一天遠一天了。我雖跟他一屋子工作，

同桌子吃飯，除了工作上必要的交談外，沒法子使他開口多說一句話。他的沉默，顯明地表出我也是壓迫他的可厭人羣中的一員，是他竭力想迴避的對象。這使我惶惑，感到我和他的相處已到了快要破裂的階段。不幸，這惶惑不久就給事實證實了。

突然他有一星期沒有上辦公廳，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我以為他病了，親自到他家裏去找他。他不在家，我留下字條，約他明天見面詳談。到了明天，他居然應邀來了。一見面，他第一句話就是：

——我決計不幹了！

——爲什麼？這是我震駭之餘當然的問句。

——請你不要尋根問底，但求你釋放了我，還我的自由，解除我的痛苦。

痛苦，參加我們這種抗戰工作是他的痛苦，我更震駭了，當然要追問他那一大串「釋放」「自由」「痛苦」究竟指的是什麼。他不肯說，我追着問，最後他才沉痛地說道：

——我藏在肚子裏的這番話，本來決心就永遠保藏着，不願把它說出來。因爲，我知道說了出來，大家會指着我叫瘋子，沒有人相信我的。現在，你既然誠懇地願意聽我的這

上的人，一個個都是偉大的，惟獨我渺小，感魯，任何方面都比不任何人。我不夠成了衆矢之的，並且變成了全人類陰謀的對象。機詐、權謀是人類生存的武器，這武器我一樣也沒有，我當然祇能聽任別人的宰割。現在人類已經進步到能洞觀別人的肺腸，你心裏一念的起伏，都可十猜九中；惟獨我，還是懵懵懂懂地連自己的念頭還摸不清，這不是完全解除了武裝了嗎？武裝既被解除了，就應該銷聲匿跡，躲避起來才是，可是現在還要我天天寫文章，天天做廣播。一方面，我是參加了壓迫我的人羣中去完成他們的機詐權謀，我的良心不許可，一方面以我這樣懵懵懂懂的心理基礎來担任這工作，也有些自不量力了。

——我們辦宣傳，是以根據事實作忠實報導，不說慌，不誇大為信條的，這是你早就瞭解的，爲什麼現在突然說出這樣話來了呢？

——不，你不要誤解我，我並不專指宣傳，宣傳是人類活動極小的一個部門，我所指的是人類活動的全貌。人類排斥了我，否認了我；可是我不敢恨人類，因爲他的力量太

偉大了！

——你既是一個人，怎樣能脫離了人類而生存呢？

——我要生存，我怎樣能夠脫離；可是要我積極參加它的活動，却是萬萬做不到的了。

我雖然瞭解他的痛苦，知道他離職的決心已經是無法挽救的了，可是我還不願立刻答應他，請他再加考慮，不要立刻就決定下來。

面：他走後，明天一早就派人送了一封信來。那信是用英文寫的，我現在把它抄譯在下面：

「有許多名人，看着人類的弱點，覺得可笑，就痛恨人類起來。可是，這些名八中的不論那一位，倘然處在我現在的境況中，我想沒有一位會得再取譏諷人類的了。人類雖在某一種意義上，已經排斥了我，放逐了我，可是我不敢也不願怨恨人類。即使我增加了一萬倍的胆量，我還是不敢對人類出一句怨言。因為這怨言力量的微弱，不啻蟻蚋之吮蛆星辰，還會有什麼效果！單獨一個人，究竟能掙扎出多少力量來，全人類的壓力加到他身

「然而，翻開歷史來看，從來不會有任何人絕對的孤寂，絕對的隔絕人羣的。殉教者給人堆了柴火燒死時，他有他的教會，他的信徒，以及不可目睹的信仰做他的伴侶。關在監獄裏的囚徒，成年累月受着非人可忍的痛苦，無法脫逃，可是他的心頭，一定相信在世界的一個角落裏也有跟他同樣感覺，同樣思想的人。」

「人類還沒有燒死過或毒死過什麼人；或者它根本沒有存這條心。因此，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我在這裏怨天尤人，發洩自己的憤慨。我當前的痛苦，但求一個問題的解決。我已經費了許多精力，經過了許多困難，想解決它，至今還得不到任何圓滿的答案。我明知道，這問題就是解決了，對於人類是沒有一點價值的。從來，一個人在某種特殊環境中所悟到的實理，有時候也可以得到在其他環境中人們的反應，這是不錯的；可是我所處的這個環境，其特殊性却是超越了一切——這是一個十八世紀的人移植到二十世紀中，却想完聖抹煞人類在這三世紀間所做所學的一切而生活下去。」

「我想拿我來比這個人，一點沒有誇大。我最近發現，整個人類的現象，跟我七八月

前意想中所定型的種種相，十分的不同了，完全變了。可是，我問別人，沒有一個人肯承認有這回事。證據是異常確鑿的，然而祇有我一個人這樣說。這現象有些像一個瘋人自以為獨得了天地之祕，實際說來，却是全世界全得了天地之祕，單獨瞞過了一個人。

「……………」

這封信我沒法子再繼續譯抄下去了。因為一路寫下去，他錯綜複雜的構思，反而把讀者攪得眼花撩亂摸不清他的真用意了。然而，就是這半截未完的信，已充份表現出了他下筆時的那一番孤憤了。

從此他就離開了我們，也許可以說離開了「羣」，躑躅在重慶的街頭，真不知怎樣維持他的生活一直到現在。偶然在街頭也有時遇見他，總是那樣直着眼睛，踏着大步地不倣不探的擦身過去了。他或者已經不認得我了，可是我却已澈底認識了他。

記
憶
裏
的
花
朵

靳
以

屋外的羣狗狂吠着，我推開門，只看到被明亮的月光柔和了的遠山和近景，腳下的江流却兀自不斷地嘩嘩地淌着。水面上映出那發着抖的圓月，可是那水，仍自無顧忌地申訴它的不平。因為夜靜了，那聲音顯得更大了。

我就在岸邊坐下去，望着那閃着光的，晝夜奔馳的長流，許多人是隨它而去，許多人也是隨它來了。

我呆呆地守在那裏，茫霧漸漸地捲上來了，我睜大了眼望着，彷彿在那中間我看到我們想念的人……

記得是我們三個人坐在那石塔上的，除開他，還有B，夜已經很深了，月光也是大照着，在無言的境地中我們已經過了許久許久，可是誰也沒有說去睡的話。我們想不到相遇的，本來想在竹樓盤桓一兩天，因為被人佔了去，只得住到那座大樓裏，好在樓前那幾十級石塔，我們可以攜着膝頭坐在那裏。一天的事早已完了，我們只是把自己交給朋友，我是靜靜地交給自己。微風掠過樹梢，連松針相擊的聲音好像也聽到了，我們儘自己守着沉

默。我們本來就都不是會說話的人，該說的又早已說完了。這時我們都樂於守着自己的緘默。我們之中，他最瘦，藉着月光我好像看到他那一雙包着眼淚似的大眼睛。可是我沒有說什麼，也不必問詢，這時候誰沒有屬於自己的苦辛呢？這一天我們已經盡力擺脫爲人的煩惱了，我們快活地吃了一頓好飯，他還生怕我們不够似地要我們添加；我們努力地說笑話，就是不值得笑的事也笑着，爲的使我們自己感到熱鬧，我們還跳到溫泉的水裏暢快地洗滌一次，可是當我們爬上來，好像戰敗了的勇士一樣，沒有力氣了。我們像打敗了的雄雞一樣地梳理着自己的長髮，拖着懶洋洋的腳步走回我們寄寓的地方，這時月亮上升了，我們就在那鋪滿月光的石階上坐下來，連嘴都不願意張，就是那麼沉沉靜靜地守在那裏。

「明天不走吧！」

他用那細弱，清晰的語音說。

「不，我們要走的，下次再來吧。」

「什麼時候再來呢？」

他輕輕嘆了一口氣，充分地表示他的疑慮，好像他不但相信我們，也不相信他自己

的。

「可是畢竟我們又來了，又相遇了，那是三年以後，我是在被放逐到遠方之後又回來了，B也在K城過了這一段日子，只有他一步也不會走動地守在這裏。我們見到的時候，除開緊緊握着手之外好像什麼也說不出了。」

「我瘦下去了吧？」

「不，不，還是那樣，」

「這是你們的好心，安慰我的，我知道——」他又長長嘆了一口氣，我倒無所謂，只要我們能活着相見也就心滿意足了。」

那晚他們還是住在那裏，只有我，因為有另外的事一定要回來，我都不敢再想那天他是多麼殷切地留我，只要我念到這件事，我就彷彿又望到他那張急切，熱情，故意帶着一點微怒的蒼白的臉；而更加重心上不安的，就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我竟堅持着要回來。現在我又追想起來，我只覺得我做了一件大錯事，那才算得是我的冷嘲，一直都找不到可寬宥的理由的。

了。」

他幾乎像哀告般地拉着我的手說，不只是拉着，還是拖着我的，像孩子似地，他想只要能拉住我，我就不會走了。

「不，今天我一定要趕回去，我早約定了的，要來我們下次再來吧。」

我不知道那時爲什麼竟那麼堅決，以致鑄成我今日的悔恨，甚至於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我也忍不住兩眼淚汪汪的了。

「告訴他們，我強留了你一天，好不好？今天我們難得有這麼好的興緻，人原來是說不定的，尤其是我——」

我還記得，他說到這裏，他的聲音沉下去了，我也不是不知道的，他是一個十年以上的肺病患者，一直很嚴重，可是也拖過來了，我們常是以他的情形做爲奇談的。他的朋友早死了，他的妻子也死了，他却健在，看樣子還彷彿比以前好了些。可是那一天這些我都忘了，我只是忍心地把我的手從他的手裏抽回來，一個人無歡地在路途上踏着，我總記

得那張失望的臉和那顆熱烈的心，只要他能重在人間出現，我就會立刻轉過身朝他奔過去的。

他是那麼一個落落寡歡的人，沉默，安詳，可是他的心中蘊着熱情。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到P城他的家去看他的時候，那真算是一個破落的家了，許多間房子都是破爛的，院中停放着他纜死的父親的黑棺。他和他那紅而胖的妻子守在一間小屋裏，門窗緊閉着，燃着一個小煤球爐，他們不斷地在嗆咳，我進去了，也起始嗆咳起來，我們好像一直流着淚在說話的。那已經是近黃昏了，我看到他那張蒼白的臉上緊蹙着的眉尖，他又急又氣地說：

「你看要我怎麼辦，說家又不像一個家，把我拖住了，父親躺在那裏，弟弟又不聽話，只要把父親葬好，我就一個人走了，他還以為我等着他分這座破房子呢！」

我看着他那蒼白無力的手在空中揮動，隨即啞然坐下去了，好像是這告白也都是多餘的。當然，我能了解他，我知道他命定是一個遠飛的孤鳥，我們也是如此。

後來我知道他的那個紅潤的妻子死了，知道是死於肺病，却使我們非常驚訝了，還有一個朋友，比他健康，能到山上的療養院好好靜養，可是也死了，這就不得不使我們認為

們握着手竟沒有一句話好說了，私下裏我們都以為他是拖過來了，只要能再拖一兩年，大約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怕他的工作不宜他的身體，B幾次想請他到他們那裏去，可是他也和我說起，對於朋友的好意他是感謝的，他却不願意為別人增添麻煩，做為一個累贅。他們都和我商量這件事，倒使我為難了。我知道，在我們中間只有友情是最尊貴的；可是在這個時代裏，我們都有說不出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苦痛，雖然能拖得過，但是辛苦不堪。可是再也想不到，他那孱弱的身體就被病一直拖到水底了。

恰巧他最後的時刻我們都不在，熱心的K也被他婉謝離開了，一個守着他的人據說也不在，等到回來的時候他的呼吸已經靜止了——永恆的靜止。沒有人知道最後他說的是什麼話，更沒有人知道他最後想到些什麼，沒有一熟稔的臉，沒有一聲熟習的語言，就是這樣離開塵世，怕總覺得太寂寞了吧。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斜躺在山坡上，亂石堆起的墓，前面只有兩只破了的紙花圈，聽W模糊地說着：

「他早就說，自己像睡在山坡上，一直向下溜……」

我仔細在四周審視，那墓雖然沒有經過堆砌，安得還穩當，他不會再溜下去了。

C的死我雖然沒有在身邊，他的墓我總算去過了，而且在他死前的時日中我們還時常相聚的。至於L呢，從前我們雖然是極熟的朋友，可是他死了之後葬在什麼地方我都茫然的。K城淪陷以後，怕早爲敵人夷爲平地了吧，或是做爲他們自然的防禦工事了。

說起來我們已經有四年不相見了，信訊倒是常有的，尤其我得到他一封伏枕寫成的信和一篇短文，我的心更覺黯然。他從前並不是一個不健康的人，可是這幾年的東西流轉，把他的身體弄壞了，記得我們見面的時候他曾這樣和我說：

「都是Y縣那個鬼地方，要我害了幾個月的擺子，把我的身體弄成這樣？」

這正是他的天性，他一向是喜歡抱怨的，可是他只是在嘴上這樣說，他的心地却很好，不過有時有一點糊塗，我看着他那黃白的臉，大而無神的眼睛，還有下頰和脣際冒出來的青鬚也增加了他的病容。我知道他打算好好活下去的，爲此他忍受痛苦經過七八次的開刀治療，每一次有警報，都有二個人把他背進山洞裏去，他不能不活下去，他有一個

精神的抑鬱和物質生活上的痛苦，加重了他那煩燥，易怒的性情。再加上他那一點見事不明的缺點，使他和好朋友生疏了，倒把信心放在不可托的人的身上。他的主見很深，又容易聽別人的話，又因為是一個熱心漢子，三言五語就可以被慫恿得跳起來，這樣就使他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

記得是戰爭初起的時候，他全運了熱血在C城主持了一個報紙。他想使內容充實，便邀了一個詩人和他合作。可是漸漸地那個詩人儼然成爲主人了，還把他的弟兄行也引了進去，到後來L已經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而那個詩人甚至於還要踢他一脚。這樁事我是聽別人和我說起，他自己沒有說過，說不來他還覺得那個詩人是他的好朋友哩。

到了K城之後，他就不得不爲生活打算了，因此他顯得有點苛刻。可是我一想到他的病和他的室家之累，我就很自然地原諒他了。四年前和他相見他已經臥在床上，他看到我沒有說什麼話，只是在流着淚，拉着我的手。外邊有大太陽，可是室內很陰黯，什物也很凌亂，我也就在那裏睡了一覺，夜晚獨自歸來。此後我們就沒有再見，只從信中知道他的

病並沒有好，既不能好好治療，又不能潛心調養，他的病還是一天天地重了。到後來我還知道他因為病菌上了喉頭，失去嗓音，我很難過，想到他是再也不會好起來了。

可是想活下去的心還是主宰着他，所以他不避旅途顛簸的辛苦，跑回他妻子的故鄉去了。他是想避開喧囂的城市到鄉間得着野居的靜養，使他那將近損毀的身子取得新生。還有他的心，幾年來的生活怕早已使他的心陷於極度的疲困吧！

沒有能——他得到適宜的休養，敵人就順着鐵路南下了。這次，曾經有過三次輝煌大捷的C城失了，全日省的人不得有一次大移動。從報紙上我們只看到那急轉直下的戰局，再不斷地敘述着悲慘流亡的人民，他們怎麼樣又回到了K城，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只知道他到了的時候，K城也緊急了。經過這一次奔波，就是不死的話，怕他也不能走了吧。他就是在這人慌馬亂之中死在K城的，那時候人們忙着的是逃難，誰還能給他最後的診治和適當的調護呢？死了之後，生者也不該只是為死者勞碌，畢竟能活下去纔是最要緊的事。所以在這裏我只看到他的愁眉苦臉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們，我不敢說起他，也沒有多談些什麼，大苦難罩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只是努力地撐住不被壓倒，連相濡的沫也枯竭了。我們

口氣說到他的死還算是有福氣的哩！

許多事都是想不到的，一年前我又回到三年前我們住的地方，這也是我所想不到的。這裏，深深地繫着我的悲和喜，在別人的眼中是一所大宅子，一個花園；對於我却是一個悲傷的泉源，這鎮上的一所大房子我最怕去的，因為在那裏我住了些日子，S也住在那裏，到了午夜靜悄悄的時候，我正伏在案上書寫，猛然抬起頭來，便看到破窗外一張壓得平扁的臉，吓了一跳，S便笑着走進來，說是已經站了五分鐘，這時我們不是談下去，便一同走出去，到那還沒有閉門的小店吃點什麼。可是就在這大宅子裏，他被炸死了；如果我遲走兩步的話，我也同樣地炸死了。

可是這已經是五年以前的事了，古遠古遠的事了，許多人早已忘記，新來的人說起也覺得茫然的，清晨，站在房子的後邊，遠遠看着小山上的石墓，彷彿野草和杉柏長得一樣高了。如果他從墳墓跳出來，他一定會說：

「你看，樹也好，草也好，只取那份生意而已，我是不拘形式的！」

他雖不拘形式，可是形式那幾年却早拘住他了，因為他的職位如同一個牧師，所以清早就強睜着夜半二時復入睡的眼，穿起那件法袍似的衣裳，趕到操場去升旗了。誰知道他這是被僕人強從床上叫起來的，又因為時間太晚，連臉都沒有洗呢？可是沒有人說他是一個偽善者，年青的人都和他相近，也可以說他和那些年青的人相近的，若是有個青年人誤解他，他恨不得哭着說服他的。

分明我還記得他有一次隨了視察老爺在走來走去，他看到我，偷偷的轉過臉來向我做一個鬼臉，那時候我記得是正在採摘野花。好容易他把那貴客打發走了之後，他就逃回自己的房裏，脫下他的道袍，大大地喘了一口氣，可是多少人却羨慕他的福分，想和他親近。

他自己却并不會看重這些。富貴高低在他眼睛裏算不得什麼。當着別人都覺得不堪的時候，他還是那樣樂觀自在，伸吟的兒女，抱怨的妻子在他都無視的，他只看重他的朋友，他的書，他的工作。

他有過於寬大的心胸，還有時候是使人不能忍耐的。我有時和他說起的時候，他便說：

「我不過是聽聽他們的論調，看他們怎麼說，好玩而已。」

「可是你知道這樣給那些年青人一個不好的榜樣，他們以為這個人是可以交往的。」

「不，不會吧，」他笑着說：「看得清的用不着解說，看不清的解說也沒有用。」

我們的個性都很強，可是他總是笑嘻嘻地說着，我們是一覺得不對，便面紅耳赤了。

所以當他躺下去的時候，他也是帶着一副平易近人的樣子，只是眼睛沒有閉緊，斜望着留在他身後的世界。

他躺在那座小山上，也正望着他生時散步，談話，經營的那方平地。可是這方土地上的人，像浪潮似地一陣一陣湧去了，至今像是沒有人留意那座小山，沒有人關心那山上的人，怕也沒有人想念躺在那裏面的人吧？

我醒來的時候，天還不太晚，可是上早已在門外大聲叫着我了。她真是難待這麼早到我這裏來的，於是我趕緊翻身起來。我很快就收拾妥當了，把她請進來，我看到她手巾的

小小的花束。

「還沒有出太陽呢？」

「唔，霧大得很！」她答非所問地說着，又像記起什麼似地加了一句：「等一下太太陽會曬死人的。」

這時我們已經起始在小徑上走着了，因為霧，看不清路，脚下早已被露水打濕了。

我們走過一個田畦，又上一個小崗，又從山田上穿行過去，再繞過一株大樹，看見有兩個青年人從上面走下來了。

「我們還是有點來晚了，不過我要是不找你，我也找不到。」

「看着很近，走起來却很遠。」

「可不是，像人生的路，——不，像人生的向上的路。」

正說着的時節，我們也吃力地走着向上的路了，過了這艱苦的一段，我們已經跨上墓前的石階了。

F 停在那裏，長長地喘口氣。

「這段路可不易！」

我抬頭，墓邊還默默地坐着兩個人。B走到墓前，悄悄地把那束小花放在那裏，我在墓的四周，走了一遭，好像撫摸自己墳墓似的他沒有像往常一樣地和我招呼一聲，我也靜靜地傍着他的墓坐下去。

人靜得很，只有兩個工人不斷地修除雜草的聲音。霧稍稍散開些了，我看到面前的一方土地也很安靜，因為這是假日，有的過河去了，有的開會去了，有的還懶在床上。

遠遠地我聽到人聲了，不只是一個，有的在另一座小山頭上，有的在低地。我聽出他們也是要到這裏來的，可是迷了路，於是我站起來，大聲向他們叫，指引他們這條止路。

他們回應我了，從他們的聲音我聽出來他們是屬於年青的一羣，隨時他們的聲音，他們迅速地上了。我B看到他們手裏捧着一個大花束。

我們這十幾個人獻花之後呆呆地站在前面，不知道該說什麼或是該做什麼。誰那麼聰明地說了一聲：

「我們坐下吧，」

我們就各自又檢了一個地方坐着。太陽出來以後，鳥在叫着，在空中翻飛，有一隻竟自飛到花東上來了，清脆地叫了兩聲，又飛上天去。

太陽一步一步地高上去，我們不得不換着座位躲避太陽的炙烤。後來我們實在無處可躲了，我們默然告別的請走下來。這時候我們又遇到三三兩兩走上去的人。

「他寂寞麼？」在歸途上我靜靜地想着，「不，他不寂寞。寂寞的該是別約得意的

一九四三，六，四日